

李長庚海戰詩發微*

陳家煌

提 要

李長庚(1752—1807),為乾隆、嘉慶年間水師名將,擅長寫詩,身後留有《李忠毅公遺詩》一部詩集,共收詩百餘首。寫作期間約在乾隆末到嘉慶十二年殉國為止,期間記錄了李長庚海上軍旅生涯及追剿蔡牽的心路歷程。武將擅詩,極為難得。從李長庚的詩作中,我們得以窺見身為水師的軍旅生活景況。本文即以李長庚所作的詩,結合當時寫作的時代背景,探討李長庚帶軍追剿海賊蔡牽的甘苦,亦探討他身為水師統帥的志氣與追剿海賊過程的無奈。李長庚以詩明志,本文則盡量還原當時李長庚的處境,佐以史實記載,以闡述其詩意嘆傷詠嗟之所由,期望以其詩作,見水師大將李長庚海上軍旅生活的個人感慨。

關鍵詞：李長庚 蔡牽 水師 海盜 鹿耳門

引 言

李長庚(1752—1807),福建同安人,乃乾隆末至嘉慶時期清帝國的卓越水

* 本文原發於2017年12月14日於臺灣“國立”海洋大學所舉辦“2017 海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近代以來東亞海域的文化交流與軍事活動”會議,感謝特約討論人廖肇亨教授指正並給予修改意見。本文蒙本刊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修改意見,特申謝忱。原論文題目依審查人意見作修改。

師將領。自乾隆 36 年(1771)登第武進士後,便投身軍旅,自嘉慶元年(1796)始,追捕海賊蔡牽(1761—1809),深獲清仁宗嘉慶皇帝的信任。但嘉慶十二年(1807)歲末十二月,李長庚卻在追逐蔡牽至黑水洋時,於交戰中砲殉職。嘉慶皇帝聞訊為之震悼,並封李長庚為三等壯烈伯,於其鄉縣建立專祠,賜諡忠毅,後人因稱李長庚為李忠毅公。其次子李廷鈺乃編輯李長庚詩作,成《李忠毅公遺詩》刊刻行世,收有李長庚遺存詩作 137 首。¹《李忠毅公遺詩》雖僅存詩百餘首,卻呈現出李長庚海防緝賊的心路歷程,多言志之作。李長庚長年與閩浙最大的海盜蔡牽集團數度交戰,十餘年一路追捕蔡牽,其處境、心境之抒懷,亦躍然紙上。其詩作雖然不走典雅精工的雕飾寫作風格,但直抒胸臆,直白展現出緝賊及海戰經過,充滿英雄將帥氣概。閱讀其詩,亦有助於瞭解有清一代海軍名將的心志。

蔡牽是嘉慶時期李長庚持續追捕的閩浙大海盜,在十餘年的追捕水師生涯中,李長庚於海上有感而發所寫的詩作,大多與追捕蔡牽有關。蔡牽在嘉慶年間數次騷擾臺灣、福建及浙江沿海,目前學界對蔡牽的研究,成果相當豐碩。但是對於蔡牽的宿敵:李長庚,其研究相較之下卻顯得不足。本文即從李長庚身任清朝將弁的官兵角度,以其詩作內容為主要文本,大致是採取詩史互證的研究方式,來審視這場歷經十餘年間,李長庚官兵抓強盜的心境。本文擬題以李長庚的“海戰詩”為論述的關鍵核心。所謂的海戰詩,在本文的義界,不僅限於戰爭時戰場及戰事的詩歌描寫,詩中若有關在海戰前的緝捕追逐、整軍備戰的歷程,以及海戰時兵匪交鋒的經過,還有海戰後身為統帥李長庚心中感慨,都是本文探討研究的主題。亦即在海戰前、海戰時、海戰後的李長庚相關詩作,都是本文所關心的“海戰相關詩作”內容。

一、鹿耳門之戰前剿賊的海上奔波

李長庚從乾隆末年到嘉慶 12 年,以追捕閩浙海賊聞名。最後他因緝賊殉

1 本文所採用的李長庚詩作版本為《李忠毅公遺詩》,收入《臺灣文獻匯刊》(北京:九州出版社福建省圖書館藏清刻本,2004 年),第 4 輯第 7 冊,頁 3—81。

職，死後備極哀榮，因此他的事迹也比較詳細地記載在正史《清史稿》之中：

李長庚，字西巖，福建同安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武進士，授藍翎侍衛。出為浙江衢州營都司，累遷樂清協副將。五十二年(1787)署福建海壇鎮總兵。鄰海有盜，誤指所轄界，坐褫職。罄家財募鄉勇，捕獲巨盜，起用，補海壇游擊，遷銅山參將。自乾隆季年，安南內亂，招瀕海亡命劫內洋，以濟餉為患，粵東土盜鳳尾、水澳兩幫附之，遂益肆擾。五十九年(1794)夷艇始犯福建三澎，長庚擊走之。嘉慶二年(1797)，遷澎湖協副將，擢浙江定海鎮總兵。三年，迭擊洋匪於衢港及普陀。四年，鳳尾幫引夷艇入溫州洋，敗之，賜花翎。五年夏，夷艇合水澳、鳳尾百餘艘萃於浙洋，逼台州。巡撫阮元奏以長庚總統三鎮水師擊之，會師海門。……未幾，安南新阮內附，受封守約束，艇匪無所巢穴。其在閩者，皆為漳盜蔡牽所并，有艇百餘，粵盜朱潰亦得數十艘。牽，同安人，奸猾善用眾，既得夷艇，凡水澳、鳳尾諸黨悉歸之，遂猖獗。阮元與長庚議夷艇高大，水師戰艦不能制，乃集捐十餘萬金付長庚，赴閩造大艦三十，名曰霆船，鑄大礮四百餘配之。連敗蔡牽等於海上，軍威大振。²

在這段史傳記載中我們可以發現，李長庚乃武進士出身，靠著軍功一步一步往上陞遷至水師將領的地位。³《清史稿》中將李長庚的資歷以條列的方法記載，也將重大事件臚列出來，不過對於這中間所發生事件的過程原委，並無詳細記載，令人無從得知其細節。所幸，故宮研究員周維強於其《靖海孤忠：浙江提督

2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350，頁11253—11254。

3 在秦國經主編的《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一書中，也記載了李長庚的履歷：“李長庚，福建人。年三十三歲，由武進士、藍翎侍衛。乾隆四十一年七月，內用浙江衢州城守營都司；四十六年九月，內用浙江提標左營遊擊；四十九年九月，內用浙江太平營參將。”文中夾注：“乾隆四十九年九月內引見，此人似可”、“乾隆六十二年二月內引見，似可”。眉批補注：“嘉慶六年十一月內用浙江提督”、“嘉慶十年五月內調福建水師提督”。見秦國經主編：《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冊2，頁441。

李長庚的海上生涯》⁴一文,除了巨細靡遺考察清人碑銘傳文、私家記載的李長庚相關記載外,更利用故宮所藏清代檔案資料(如《內閣大庫檔》、《宮中檔嘉慶朝奏摺》、《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等)的第一手文獻,對於李長庚的生平及擔任水師將領歷程,作了清楚詳細的考察。周維強先生此文,對李長庚研究有莫大的助益。此外,大陸方面學者亦有李長庚扼要的傳記型研究文章,亦值得參考。⁵

李長庚在乾隆年間初任水師將領時,雖然屢有戰功,卻經常受到長官(主要是閩浙方面的總督、巡撫等官員)的掣肘。當然,在擔任武官的歷程中,也不乏如覺羅琅玕、阮元、徐嗣曾、清安泰等人賞識助掖。但也有不諳海戰的文官,因為緝賊捉拿的壓力,只要沿海一有海盜劫掠情況,不顧海面天氣情況及戰備能力,便下令水師出海捕賊。在李長庚的詩中,不斷地抒發自己被催促討賊的鬱悶心情。如這首詩所寫的:

極目椒江水,粘天雪浪飄。征帆如可渡,何事苦相邀。⁶

由此詩的詩題《師次海門颶颶未息撫提不諳水務頻促出洋》可知,李長庚當時率領的水師艦隊停泊在台州府椒江出海口的海門,此處屬於“北洋”,是浙江水師提督管轄水域。由於李長庚現存詩集並沒有繫年,不過大致可以推測這首詩是在他任浙江水師時圍剿安南夷艇所作。《清史稿》的李長庚傳中提到:“五年夏,夷艇合水澳、鳳尾百餘艘萃於浙洋,逼台州。巡撫阮元奏以長庚總統三鎮水師擊之,會師海門。賊泊松門山下相持,颶風大作,覆溺幾盡,其泊岸及

4 周維強:《靖海孤忠:浙江提督李長庚的海上生涯》,《淡江史學》,26期(2014年9月),頁153—201。此文乃周維強另一文的擴充之作,其原初發表的文章請參見周維強:《靖海超人:浙江提督李長庚與嘉慶東南海防》,《故宮文物月刊》,362期(2013年5月),頁82—95。

5 中國大陸關於李長庚的研究,大多是他生平的研究,如李慶坤:《李長庚在東南沿海的剿滅夷盜斗爭》,《寧波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81年01期,頁80—85、蔣學松:《李長庚殉國記》,《文史雜誌》,1986年1期,頁44—45、胡瑞琪:《清嘉慶年間定海總兵李長庚傳略》,《浙江國際海運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9卷第2期(2013年7月),頁28—31。

6 李長庚:《師次海門颶颶未息撫提不諳水務,頻促出洋》,《李忠毅公遺詩》,頁4。

附敗舟者皆就俘，獲安南僞侯倫貴利等四總兵，磔之，以敕印擲還其國。”⁷ 聚集水師於海門的李長庚，因天候因素無法出擊，而颶風反而吹垮海盜船隻，也算天幸。這場海賊敗亡於颶風一役，又稱“神風盪寇”。不過明明有颶風，督撫卻不顧海象頻頻催促李長庚主動出擊，令李長庚寫詩抒發無奈。

李長庚的海上詩多有抱怨長官不識海中氣象，而頻促水師出海緝賊的詩作。例如《偶成》及《有感》兩首七律，最能道出李長庚身為將領卻受制文官的心情：

羽書日日促歸舟，爲報邪氛又北投。宛轉箴規猶有恨，危言聳聽更含羞。
往來如入無人境，焚掠何勞主將憂。似此存心稱不忝，論功應得是封侯。⁸

海外烽煙久未收，幾回督緝駐翁洲。賊氛勢大仍趨避，衆志方張值洗舟。
到處常因風浪阻，間來偏喜逞機謀。莫言醜類終當去，不戰如何事得休。⁹

這兩首詩詩題下均有自注，《偶成》題下自注：“賊匪北來，兵船反向南去，勸令進兵，致有後言。自云：‘不愧天，不怕人’，因而有作”；而《有感》下自注：“兵船追捕，不行盡力，外議紛云，令人齒冷。”從這兩首詩的詩題注及內容而言，可見帶領水師剿賊的李長庚，難於掌握海上盜賊不定行蹤，因而經常出海追捕。不過遇不到海賊，便無法作戰。督、撫長官，不曉海上緝賊困難，只知催促捕賊，令李長庚感嘆。在《偶成》一詩中，李長庚感嘆兵艦與海賊於海上不得相遇鏖戰，卻因此落人口舌，流言中傷水師將領作戰不力。有人對李長庚“宛轉箴規”，也有人對李長庚“危言聳聽”。但李長庚捫心自問，對於緝賊一事，不忝於國家及自己，而豪邁地宣稱，若以此緝賊勞苦所應得的功勳，“論功應是得封侯”，無視於他人的誹謗。在頸聯中，李長庚敘述了這樣一種情況：他們南北追

7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 350，頁 11253—11254。

8 李長庚：《偶成》，《李忠毅公遺詩》，頁 15。

9 李長庚：《有感》，《李忠毅公遺詩》，頁 15。

逐海賊，卻經常“如入無人之境”，不見海賊踪影，而海賊焚掠肆虐沿海居民、商船，不勞“主將”憂：身為水師將領的李長庚，其捕盜之憂，絕對更勝於主將長官。可惜水師不是不敢面對海賊，而是在茫茫大海中追緝不到海賊，致使海賊荼毒生民。在《有感》一詩中第二句也有相同的感慨。“翁洲”在今舟山群島的“定海鎮”中的翁山，乃定海鎮總兵駐地所在。此詩首聯乃在描寫身為水師提督的李長庚，因為督緝北洋海賊必須經常駐守在定海鎮。頷聯則寫如果海賊勢大，水師則趨避不敢交戰，或者將士擁有戰意時，戰艦反而在洗舟保養，無去赴戰。頸聯亦是寫水師藉口風浪無法出師，卻在閒暇時紙上談兵。最後他認為，要消滅海賊的唯一方法，就是只有奮力交戰一途。不過身為將帥的他雖有接戰滅賊之心，卻感嘆海戰難以逆料：若不是海賊遊走海上，難以尋覓，便是海上氣象及戰備無法掌握，真正能遇賊交戰殲敵於海上的機會，實在不多。旁人不知海戰之難，卻飛語中傷，令人齒冷。因此在《有感》詩後，當時文人顧莈在下補注：“自古妬功僨事者，罪浮於賊。觀公《偶成》及此作，為之慨然。顧莈注。”¹⁰

關於《有感》一詩李長庚的憤慨，極有可能是嘉慶年間李長庚追捕幾獲蔡牽，卻讓蔡牽詐降當時的總督玉德，致使蔡牽脫逃，讓李長庚扼腕不已。這在魏源的《聖武記》中有記載此事件：

（嘉慶）八年（1803）正月，牽竄定海，進香普陀，適李長庚掩至，牽僅以身免。晝夜窮追至閩洋，賊盜硝盡、蓬索朽，我師又據上風，賊不能遁。乃偽乞降於閩總督玉德，玉德遣興泉兵備道慶徠赴三沙招撫之。牽又曰：“果許我降，勿令浙師上風偏我”。玉德遽檄浙師，收港勿出。于是牽得間，繕檣械，備糗糧，揚帆去。¹¹

從這段記載來看，李長庚《有感》詩句“衆志方張值洗舟”、“莫言醜類終當去，不

10 《李忠毅公遺詩》，頁 16。

11 魏源：《聖武記》（臺北：中華書局，1962 年），卷 8，頁 26。

戰如何事得休”，應當是實寫。賊勢熾盛時，將兵怯戰，而賊勢蹙促時衆志方張，準備捉住蔡牽時，卻因總督的一紙命令，“收港勿出”，讓水師於港中“洗舟”，無戰可接，眼見著蔡牽逃脫。因此，李長庚認為，對付蔡牽海盜，只有一戰滅賊，此事方可得休。督撫長官們所做的“閒來偏喜逞機謀”之事，都是紙上談兵，甚至會毀壞緝賊先機。

李長庚任職水師以來，忠心報君以緝海賊之心志，屢屢以詩歌呈現。但海上風波勞苦及緝賊時機難料，實非外行人所能知悉。李長庚也經常在詩中提到在海上逐寇而忍受風波之苦，如這首詩所寫的：

海捕談何易，滄溟渺可知。風翻千尺浪，雨阻一篷遲。畫角連天起，邪氛
曉夜馳。空勞師往返，未得獻俘期。¹²

此詩詩題相當長：《盜匪北來予方督師出洋追捕偶逢雨阻以致聞風南竄空勞往返詩以志事》。此詩首聯“海捕談何易，滄溟渺可知”完全道出水師緝賊的艱難之處，在於滄海廣大，而海賊難以尋覓。除了賊迹難覓外，“風翻”及“雨阻”等不佳海象，也阻礙緝賊任務。因此，腹聯寫的是，就算李長庚聞賊訊而吹號角興兵，日夜追逐賊蹤，卻也得到末聯的“空勞師往返”，無法滅賊獻俘，徒勞無功。

逐寇緝賊充滿不確定性以及艱苦，另一個緝賊難處，便是軍備修繕不佳。如此詩所寫的：

風霧阻孤舟，征帆去未由。軍糧只七日，繒纜未曾周。盜迹知無定，狂濤
刮不休。當此苦寒際，難爲北海遊。願借鯤鵬翅，飛斬蔡牽頭。免茲年
歲暮，還作水中鷗。¹³

在嘉慶五年之後，蔡牽集團吸收零星海盜勢力，取代安南海盜，成爲騷擾

12 李長庚：《盜匪北來予方督師出洋追捕偶逢雨阻以致聞風南竄空勞往返詩以志事》，《李忠毅公遺詩》，頁 17。

13 李長庚：《北洋舟中》，《李忠毅公遺詩》，頁 8。

閩、浙沿海的最大海賊勢力，並與廣東海盜朱潰聯手，成爲嘉慶時期沿海地方政府的心腹大患。海盜遊走海上，行蹤不定，沒有固定的巢穴。身爲水師將領的李長庚，經常於海上追捕盜賊。追捕過程固然辛苦，但沒有足夠的後勤支援，軍糧不足，冬衣缺乏，常令李長庚感嘆。

長年追逐海寇必須滯留於汪洋之中，在稍微平靜無賊氛時，李長庚也會對自己長年緝捕海盜的工作，心生感慨。如此詩所傳達的：

勞攘塵寰夢未清，每於靜處看分明。天如無意寧邊海，世亦徒然動甲兵。
逐寇屢經千里浪，酬恩務盡一心誠。汪洋茫渺歸何日，歲月蹉跎媿此生。¹⁴

造成詩中所形容的海面平靜無所交戰的氣氛。但是這種無戰事的平靜，乃是南北海上追逐卻徒勞無功的無奈感。對李長庚而言，水師當然要傾盡全力剿滅海賊，而“動甲兵”的目的便是“寧邊海”，乃是滅賊後使沿海安定，盜賊隱踪。但是如今兵、賊不遇，暫時的海面平靜，徒然使李長庚感慨此乃天意，令兵寇無法相遇激戰。接下來他寫千里逐寇，乃是爲了盡自己一片忠誠之心。無法遇賊殺敵，屢逐海賊於浪上，讓他無法歸家而感慨蹉跎此生。

李長庚自任水師將領以來，長年於海上奔波，據洪亮吉統計，所歷洋面，幾乎遍布浙、閩、粵三省海域：

又計公所歷洋面，曰白水洋、深水洋、潭頭洋、六橫洋、徐公洋、竿塘洋、盡山洋、日東滬洋、三沙洋、南廳洋、浮鷹洋、淡水洋、甲子洋、斗米洋、調班洋、三盤洋、沱寧洋、佛堂洋、白犬洋、黑水洋。蓋自嘉慶之元迄丁卯，歷十二年，凡寒暑晝夜，風霰雪電，無一日得離海洋，亦無一日不搜海盜。鬢髮以此白，面目以此鰲，而公亦誓死滅賊，不復有旋踵想矣。¹⁵

14 李長庚：《偶成》，《李忠毅公遺詩》，頁 25。

15 洪亮吉：《忠毅李公墓志銘》，收入錢仲聯主編：《廣清碑傳集》（江蘇：蘇州大學出版社，1999 年），卷 10，頁 635。

光是從嘉慶元年到李長庚殉職死節的嘉慶十二年之間，李長庚南北追捕海賊，從他負責督緝的浙江、福建海面，往南延伸至廣東，幅員遼闊。¹⁶ 對於嘉慶皇帝的知遇而令李長庚專責統帥閩浙水師追捕海賊，李長庚盡忠職守，“酬恩務盡一心誠”的詩句，確是實寫。根據王曇統計李長庚接戰的次數，在圍蔡牽於臺南的鹿耳門一役之前，“蓋自北汕以前，已計一百一十七戰”。¹⁷ 北汕，是指鹿耳門口南邊的沙洲“北汕尾”。從這些記錄，亦可知李長庚幾乎長年不眠不休於海上緝賊，並勇於接戰。

李長庚雖然盡忠職守，於緝捕海賊一事從不懈怠，但有時也深嘆捕務之難：

極目烽煙一望賒，南洋醜類竟如麻。兵單猶得資陳力，將怯誰能為衆誇。
語恐傷時常檢點，才非治世每咨嗟。可憐沿海諸村落，盡作犯科罔
法家。¹⁸

此詩充滿了水師緝賊卻難以成功的無奈。李長庚於此詩題下注：“將怯兵單，民多無行，捕務良難，可慨也。”除了海上賊踪難尋、氣象詭譎難以逆料，形成追寇的困難外，“將怯兵單，民多無行”，水師素質不佳，人民或有支援資助海賊者，在在都使捕務窒礙難行。詩的首聯寫閩浙海盜之多，捕不勝捕。頷聯寫兵少尚可資力一搏，但將領怯戰，則無可如何也。腹聯感嘆，他的戰功及報國之志，經常受飛語所傷。面對許多掣肘，李長庚反嘆自己非治世之文才，僅以武功緝賊樹立功勳，因而咨嗟不已。從這句也可以看出李長庚反諷那些擁有治世之才的文官，反而能用其權勢，阻礙自己的捕盜任務。最後一句，更是反諷文

16 關於這些海域的位置，周維強先生繪製了《清代浙江省海防示意圖》及《清代福建省海防示意圖》二幅精確的地圖，請參見周維強：《靖海孤忠：浙江提督李長庚的海上生涯》，頁198、199。

17 王曇：《總統閩浙水師浙江提督壯烈伯李忠毅公神道碑銘》，收入錢仲聯主編：《廣清碑傳集》，卷10，頁638。王曇這篇文章，全部以駢文寫成，裏面大量使用典故及駢偶句子。美則美矣，但閱讀時有難度，使李長庚生平重要事迹難以彰顯，故不受研究者重視。但是裏面寫到許多私密之事，雖類小說家言語，卻更能看出李長庚討賊時所遇到的困難及他的堅持。

18 李長庚：《舟中偶成》，《李忠毅公遺詩》，頁27—28。

官,若他們撫字人民有所成就,那麼,就不會有那麼多沿海的人民鋌而走險去當海賊,犯科罔法,讓武官李長庚疲於奔命,遊走海上捕盜,鎮日不得安閒。地方文官治民不善,才有平民爲了生存淪爲海盜。

李長庚於海上奔波,雖然是有任務在身而忠於職守,但他在詩中經常感嘆因公務而無法返家,心生思鄉之情。如他的《閨思》三首五絕,從家中妻子角度,反襯自己思家之情:

閨中指已屈,爲我計歸程。不料因風阻,徒勞遠繫情。
老妻接素書,未覽色先喜。既釋遠人心,又知官爵遲。
分攜方半載,離緒每盈懷。兩地賦同心,都嫌入夢乖。¹⁹

這三首詩,道盡李長庚因海上緝賊而離鄉背井的悵惘。第一首寫李長庚歸期因風愆誤,無法如期回家。第二首寫妻子因李長庚無法升官反而欣喜。李長庚的官爵遲進,換言之,可以多用心思及時間在家陪伴家人。最後一首則寫,擔任水師將領的李長庚,每次巡航,至少半年無法歸家,則兩人雖同心,僅能相思而於夢中相會。同樣地,在《舟中憶及家鄉子魚甚美不能學張季鷹之思蓴鱸》一詩,也有相同的情調:

忽忽秋風起,蓴鱸此際佳。海洋長作客,所噉盡魚蝦。²⁰

從張翰遇秋風思蓴鱸而歸鄉,反映自己無法歸鄉退隱的無奈,這當然是因爲自己有捕盜的任務在身的關係。《思歸》一詩,也是將這種情緒反覆吟詠的作品:

浙浙西風起,蓴鱸此際肥。海洋波未息,遲我一年歸。²¹

19 李長庚:《閨思》,《李忠毅公遺詩》,頁3。

20 李長庚:《舟中憶及家鄉子魚甚美不能學張季鷹之思蓴鱸》,《李忠毅公遺詩》,頁18—19。

21 李長庚:《思歸》,《李忠毅公遺詩》,頁20。

在外征戰，風波勞頓，無法歸家，會思念家人及家鄉，乃人之常情。面對思鄉之情，李長庚屢次在詩中表達他熱衷於緝賊，並不是爲了加官晉爵的名利心：

不覺鄉情動，難爲慰此衷。故園今已蕪，薄產早虛空。涉世恨形役，歸心慎始終。置身名利外，絕口不言功。²²

此詩寫到自己動了思鄉之情，因久未回家，田園荒蕪，家產耗盡，且身爲形役，不得自由。當然有人會懷疑李長庚名利心過重，拋家棄子不顧，似乎只求戰功勳名。但在這首詩最後，他寫到自己已置身名利之外，而輕視功名。同樣的想法，也不斷出現在其他詩作中，如“眼前事業猶難定，身後浮名那敢期”、²³“有心圖報國，無意博虛名”，²⁴不爲功名而征戰，在不斷思家的海上生活中，支持李長庚連續十餘年不斷航行海上緝賊捉盜的主要原因，除了身爲將領肩負靖海的重責大任外，另外便是感念嘉慶皇帝的知遇之恩。以士酬知己的想法，不斷地以戮力征戰來報恩。這種想法，在《有懷》一詩表現得最爲明顯：

萬頃風濤日往來，平生碌碌水雲隈。鬢因狂浪翻成雪，心爲浮名化作灰。
宦海升沉同泡影，人間事業似輕埃。也知涉世真如夢，只爲君恩撇不開。²⁵

李長庚戰功彪炳，東南水師無人能出其右，深得嘉慶皇帝倚重。但是此詩卻呈現出看淡名利功勳的心境。鬢髮雪白、浮名心灰，對老期將至的李長庚而言，有英雄遲暮之感。同樣地，宦海升沉如同泡影，建立的事業功勳，李長庚都不看在眼裏。人生如夢，但是酬報“君恩”的士報知己之志，卻讓李長庚依然在海上不斷驅馳。

22 李長庚：《思鄉》，《李忠毅公遺詩》，頁 19—20。

23 李長庚：《有謂予如獲蔡牽必膺異數作此答之》，《李忠毅公遺詩》，頁 23。

24 李長庚：《粵洋偶成》，《李忠毅公遺詩》，頁 40。

25 李長庚：《有懷》，《李忠毅公遺詩》，頁 27。

李長庚長年征戰海上，在剿賊的過程中，不斷地受到長官忌功而掣肘難行。²⁶ 李長庚之所以感念君恩，乃是因為在歷任的閩浙總督（德玉、阿林保）不斷交譖掣肘，指責李長庚逗留不出海緝賊之際，嘉慶皇帝始終支持李長庚，如以下《清史稿》中所記載的：

詔逮治玉德，以阿林保代。既至福建，諸文武吏以未協剿、未斷岸奸接濟，懼得罪，交譖長庚。阿林保密劾其逗留，章三上，詔密詢浙江巡撫清安泰。清安泰疏言：“長庚熟海島形勢、風雲沙線，每戰自持舵，老於操舟者不及。兩年在軍，過門不入。以捐造船械，傾其家貲。所俘獲盡以賞功，士爭効死。八月中戰漁山，圍攻蔡逆，火器瓦石雨下，身受多創，將士傷百四十人，鏖戰不退。賊中語：不畏千萬兵，只畏李長庚。實水師諸將之冠。”且備陳海戰之難，非兩省合力不能成功狀。時同戰諸鎮，亦交章言長庚實非逗留。仁宗震怒，切責阿林保，謂：“朕若輕信其言，豈不自失良將？嗣後剿賊專倚長庚，儻阿林保從中掣肘，玉德即前車之鑒！”並飭造大同安梭船三十，未成以前，先雇商船備剿。長庚聞之，益感奮。是年秋，擊賊於漁山，受傷，事聞，復還翎頂。²⁷

不論是玉德或是阿林保，似乎都對驍勇善戰的李長庚不懷好感。除了面對緝賊的壓力，李長庚還得面對總督的掣肘。嘉慶皇帝的大力支持，遂使李長庚能全力統帥閩浙水師，全力對付蔡牽、朱瀆等海盜。誠如陳壽祺所評述的：

天下知與不知，皆以為今之頗、牧，然所與同心者，阮公、清公而已。它督

²⁶ 如阮元所寫《戊辰五月辦賊至寧波為前提督壯烈伯李忠毅公建昭忠祠哭祭之》四首七律的第三首中“六載相依作弟兄，節樓風雨共籌兵”句下自注：“元乙丑以憂去浙，後總督每掣公肘，致有粵洋之變。”此組詩寫於李長庚陣亡後一年，即嘉慶十三年。乙丑乃嘉慶十年。在阮元任總督時，與李長庚齊心討賊，阮元去後，李長庚多受掣肘，由阮元之筆寫出，更具說服力。阮元：《戊辰五月辦賊至寧波為前提督壯烈伯李忠毅公建昭忠祠哭祭之》，《擘經室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四集卷八，頁845。

²⁷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350，頁11255—11256。

部多不相中，驟之、掣之、齟齬之。提孤軍奔命，四涉萬里，往往客主不相接，髮凋齒豁，卒罹鱣鯨，悲已！然而公將兵在外十數年，上未嘗識公面，獨排箕舌，洗篋書，始終倚公如長城，其生也愛之，其死也哀之。蓋古名將不易得之於君。²⁸

得到清仁宗的賞識，專委統帥閩浙兩省水師追捕蔡牽，使得李長庚軍事長才得以發揮，不受督撫的掣肘，這也是李長庚拚命盡忠報國的主要原因。若從這點來看，李長庚詩句：“也知涉世真如夢，只爲君恩撇不開”，的確是實寫。惲敬甚至認爲，李長庚於嘉慶十二年在黑水洋追捕蔡牽不幸殉國，亦是爲了報答仁宗的知遇之恩：

皇上眷公益厚，敕福建不得撓阻，責公專擒蔡牽，與世職。蓋公天性忠勇，皇上拔之廢棄之中，推心委任，不使節制大臣得掣其肘，至是，而公不得不死矣。²⁹

忠君報國，最後死節，這也是李長庚令人敬佩之處。這也有賴清仁宗有識人之明，君臣相濟，才能成就李長庚一代勳業。李長庚得阮元、清安泰等長官之力，又得清仁宗賞識。雖有兩任閩浙總督德玉及阿林保的阻撓，卻也讓他嘉慶一朝追剿海賊一事，樹立功勳。最後雖然死於海戰，壯志未酬，以身殉國，但我們在讀他的詩作時，亦能感受其忠勇之氣，躍然紙上。李長庚身爲清國水師名將，其本職學能必有勝人之處，而武將勇毅不苟的氣勢，也與文官大不相類，如《清史稿》中的這段記載：

長庚治軍嚴，信賞必罰，自偏裨下至隊長水手，耳目心志如一，人人皆可用。與阮元同心整厲水師，數建功，爲玉德所忌。及阿林保至閩也，置酒

28 陳壽祺：《建威將軍浙江提督總兵官追封三等壯烈伯忠毅李公長庚神道碑文》，收入錢儀吉編：《碑傳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卷122，頁5737—5738。

29 惲敬：《浙江提督李公墓闕銘》，《碑傳集》，卷122，頁5742。

款長庚，謂曰：“大海捕魚，何時入網？海外事無左證，公但斬一酋，以牽首報，我飛章告捷，以餘賊歸，善後辦理。公受上賞，我亦邀次功，孰與窮年冒風濤僥倖萬一哉？”長庚謝曰：“吾何能為此？久視海船如廬舍，誓與賊同死，不與同生！”阿林保不懌。既屢劾不得逞，則飛檄趣戰。長庚緘所落齒寄其妻，志以身殉國。既歿，詔部將王得祿、邱良功嗣任，勉以同心敵愾，為長庚雪讐。二人遵其部勒，卒滅蔡牽，竟全功焉。³⁰

《清史稿》中的李長庚傳，大多從碑銘行狀中取材，加以緝合綜論。李長庚與阿林保的這段對話，也都記載在相關的碑銘之中。身為閩浙總督的阿林保，竟向李長庚提議誣騙朝廷，用假蔡牽之首以邀功。這當然被李長庚所拒絕。也因為耿直不阿的個性，使李長庚不得長官之緣。最後李長庚寄所落之齒給妻子，表明自己殉國之志，而最後也真的死於剿捕蔡牽的海戰之中。他的英勇也激勵了水師士氣，終於在嘉慶十四年，李長庚戰死後的二年，由他的兩個部屬王得祿及邱良功，在海上一舉剿滅了蔡牽，以報李長庚之仇。而王、邱兩人，也成為繼李長庚之後的海上名將。

二、鹿耳門圍剿蔡牽

李長庚自嘉慶元年剿滅安南匪艇後，在海上主要的打擊對象便是蔡牽。十二年間不斷追逐奔波，甚至在詩中直接寫出“願借鯤鵬翅，飛斬蔡牽頭”的心願，可見兩人一官一匪，已成夙敵對手。³¹ 蔡牽船隊，雖然從嘉慶二年便有至臺灣蘇澳侵擾的記錄，但是傾船隊大規模犯臺，則是嘉慶九年到十一

30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350，頁11256—11257。

31 關文發認為，蔡牽海盜集團主要活動是劫掠海上商船，目標只是剽劫，但對於清朝水師官兵，則是盡量迴避，不與之交戰。所以“劫商與避兵，便成為他們的行動規律”。而蔡牽在嘉慶年間數度進犯臺灣，則是為了找尋能逃避清朝水師追捕的根據地。關文發：《清代中葉蔡牽海上武裝集團性質辨析》，《中國史研究》，1994年第1期，頁98—99。

年之間。³² 其中以嘉慶十年十一月，蔡牽入鹿耳門，令人將同安船六艘鑿沈於鹿耳門港，以防堵外來水師官船進入臺江內海，並上陸佔據洲仔尾與官兵對峙。李長庚於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率水師戰艦七十餘艘自浙江趕赴鹿耳門外，不得其門而入，只能寄碇北汕。但李長庚亦將水師五艘戰艦鑿沈於鹿耳門港口，其目的乃是不令蔡牽船隊從鹿耳門逃出，意圖將蔡牽海盜集團殲滅於陸上。³³

關於這段臺江內海的海上攻防，歷來研究甚多，尤其是《宮中檔》、《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及《剿平蔡牽奏稿》等史料的出土，更讓這段府城、臺江內海的官匪戰役過程更清楚。不過，其戰役概略，亦可引《臺灣通史》中的記載，扼要地呈現此戰役過程：

十一年春正月初五，長庚命金門鎮總兵許松年、澎湖水師副將王得祿入擊。牽慮官軍至，沈舟鹿耳門以阻。長庚知南、北汕、大港，門可通小舟，扼之，別以兩將駕澎船入。風勢適利，放火焚之，燬賊船三十餘艘，捕虜數千。牽退保洲仔尾，官軍進泊內港，而山賊攻城愈迫，聞官軍至，欲分其勢，猛攻大南門。南壇僧澄潭密通賊，獲訊之，並悉有內應者，皆就戮。十六日黎明，賊又分隊至，義勇禦之。十八日夜半，將來攻，都司許律斌移駐木城。賊知有備，趨安平。巡軍見之，開礮擊；折而北，謀與牽合。二月初二日，慶保會伐蒜茶，三郊義首亦領眾出小北門。既而守備吉凌阿、都司許律斌、游擊官朝贊、知縣薛志亮皆至。郊眾請攻洲仔尾，且言可取狀，方討議而愛新泰至，下令出軍。眾郊奮勇行，既至，賊不設備，一

32 李若文：《蔡牽幫來臺的口岸分布》，收於氏著《海賊王蔡牽的世界》（板橋：稻鄉出版社，2011年），頁87—88。蘇信維：《蔡牽與朱瀆對於臺灣沿海的侵略表》，收入氏著《閩浙地區海盜集團之研究——以蔡牽集團為例（1795—1810）》（臺南：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頁101—104。

33 關於蔡牽於嘉慶十年十一月入鹿耳門後與官兵對峙至嘉慶十一年六月蔡牽逸出鹿耳門的詳細過程，可參閱姜亞沙編：《剿平蔡牽奏稿》（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2004年）。扼要的戰況描述，可參閱周維強：《靖海孤忠：浙江提督李長庚的海上生涯》，頁172—178、李若文：《海賊王蔡牽的世界》，頁90—100、蘇信維：《閩浙地區海盜集團之研究——以蔡牽集團為例（1795—1810）》，頁162—174。

鼓破之。內港水師助戰，長庚別遣將出南汕，自後焚其舟，牽大敗。賊首周添壽、陳番等各逃去。是日為社公辰，近村之賊多歸，故勢殺也。翌日，收桶盤棧莊。賊首陳棒聞敗，未戰而潰。牽知山賊不足為，謀遁去，而官軍困之。初六日，風潮驟漲，沈舟漂起，厚賂浙兵，黎明潛奪鹿耳門出。長庚追之，奪船十餘。卒以閩兵不助扼各港，竟脫去，蓬柁皆毀。至福寧，又得山賊接應，勢乃振。長庚列狀聞，詔褫總督玉德職，逮京治罪，以阿林保代之。玉德忌長庚功，主撫，故閩兵不願力戰也。³⁴

在連橫這段記載中，扼要地綜合臺灣方志的記載，對蔡牽進犯鹿耳門的過程，作了概括性的敘述。身為當時浙江水師提督總統閩浙水師專緝蔡牽的李長庚，在屢次海戰中擊敗蔡牽船隊，但每次都讓蔡牽乘隙脫逃，令李長庚扼腕不已。但這次的府城圍剿蔡牽的行動，因為鹿耳門口沈入蔡牽及清朝水師船艦共計十一艘，吃水較深的船隻無法從鹿耳門口進出，蔡牽船隊幾乎都在臺江內海北汕附近。因此蔡牽上岸，據守五條港上方的洲仔尾（在今臺南永康區）。雖然李長庚率領的水師也無法自鹿耳門進臺江內海，但蔡牽集團此時已成甕中之鱉，擒捕蔡牽指日可期。當時身任臺灣縣學官教諭鄭兼才，也率領府城三郊民兵義勇守衛臺南。在聽到李長庚率閩浙水師來臺剿賊時，寫了一首《喜李提軍舟師至》：

海外孤城困一方，陡看軍氣長戎行。潮聲風送西關迴，帆影雲連北綫長。
扼要誰容通斷港，成功終久藉餘糧。樓船坐據威名重，不道將軍少智防。³⁵

此詩在第五句下鄭兼才自注：“蔡騫鑿沉商船斷港路，以阻我軍之入；李提軍亦

34 連橫：《臺灣通史》（臺北：衆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影印《臺灣文獻叢刊》本，1979年），卷32，頁844—845。

35 鄭兼才：《喜李提軍舟師至》，收入施懿琳編：《全臺詩》三（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2004年），頁302。

令鑿沉，絕蔡牽出路。”詩中寫出臺江內海自北汕尾（北綫）以內，帆影連雲，官賊都在鹿耳門沈船於扼要航道，顯示蔡牽對奪取府城勢在必得。而李長庚也守住扼要，不令蔡牽有機會逃逸。詩末寫李長庚坐據於北汕尾樓船之中，指揮若定，看似能藉餘艦之力擒住蔡牽而成大功。

在臺江內海圍剿蔡牽之前，李長庚作一詩《制勝無方空勞歲月詩以誌嘆》，感嘆連年追捕海盜的辛苦：

曉夜風濤席未安，汪洋浩渺一身單。妖氛滋蔓披猖易，瀚海綿延控制難。
衆將連舟堪破賊，元兇狡計竄狂瀾。可憐巨浪三千尺，苦我疏庸力已殫。³⁶

與上節提到許多詩的主旨一樣，此詩也是慨嘆追敵奔波之辛勞。不過雖然“潮海綿延控制難”，敵蹤不定，但是“衆將連舟堪破賊”，李長庚在詩中認為自己的軍容、軍備及士氣，已達到能破賊的地步。在充滿自信下，李長庚認為蔡牽等輩“狡計竄狂瀾”，海賊已在海上逃竄，若能遇敵，則有必勝的把握。此時恰巧蔡牽在臺江內海登岸，據守洲仔尾聯合臺灣本地山賊攻打府城。李長庚雖然已抵臺但無法入鹿耳門港口進入臺江內海與蔡牽海戰，只能在北汕尾下碇。但是海賊上岸，有了固定的據點，則不似海上飄浮，難以追擊，其勢如甕中捉鱉。所以李長庚勗勉諸將，認為機不可失，一鼓作氣，定能將蔡牽剿滅，因而寫了此詩：

漫天星斗映旌旗，逐寇征帆棹浪馳。已覺么麼驚膽落，奈何衆將反狐疑。
事機錯過真堪悔，軍紀森嚴豈可欺。尚冀和衷同報國，休教小醜亂紛披。³⁷

蔡牽入鹿耳門，船隊停泊臺江內海，又倚靠海賊於海上的優勢，進據陸地，李長

³⁶ 李長庚：《制勝無方空勞歲月詩以誌嘆》，《李忠毅公遺詩》，頁31。

³⁷ 李長庚：《連夜追剿勗諸同事》，《李忠毅公遺詩》，頁31—32。

庚認為機不可失。因為海賊蔡牽已然勢窮，對李長庚而言，蔡牽攻臺此刻便是“么麼驚膽落”，已經勢窮而落膽心驚，士氣不振，容易擊潰。對於眾將的狐疑，李長庚寫詩勗勉，並認為若此次事機錯過，放任蔡牽重回海洋，則日後必定後悔；而總統兩省水師的李長庚，更命令諸將嚴守軍紀命令，同心和衷報國擒賊，不令海賊小醜囂張，再度縱橫海上。

寫了此詩之後，在嘉慶十一年二月初一晚間，李長庚命金門鎮總兵許松年、澎湖水師副將王得祿從北汕尾、安平大港乘小舟進攻洲仔尾，並採用火攻的方式攻擊蔡牽船隊及陸上營寨，因為“風勢適利”，造成“燬賊船三十餘艘，捕虜數千”的大勝利，蔡牽因此兵敗而棄守洲仔尾。³⁸ 因為這次火攻大勝，李長庚歡喜之餘作詩吟詠此次大捷：

黑海狂濤老病身，強支瘦骨竭精神。雄舟困賊招門內，戰士橫戈洲尾津。
 烈焰沖霄風勢急，盜蹤著火哭聲頻。尸填巨港妖氛靖，血染征衣銳氣伸。
 小醜聞聲驚破膽，將軍威望振東鄰。師行從此應無敵，國法難容作亂人。³⁹

這首詩幾乎是完全寫實。李長庚雖然沒有直接參與戰役，不過他下碇北汕尾，掌握即時軍情。首聯先寫自己雖已老病，但仍強支精神指揮這次圍剿，以龐大的水師艦隊（雄舟）將蔡牽圍困於鹿耳門內，而水師軍隊橫戈進攻洲仔尾水岸。接著寫採用火攻，讓蔡牽部眾尸橫臺江內海之中。最後寫到清朝水師大獲全勝，蔡牽部眾已無戰意，士氣低落，此時水師憑藉著氣勢可遇賊無敵，預料可擒賊，讓蔡牽束手於國法之下。

不過，蔡牽於洲仔尾大敗之後，在二月七日竟然趁著大潮及東風，將鑿沉鹿耳門口的船隻浮上水面，之後，帶領三十餘艘船，突破防守在北汕尾的李長庚水師艦隊，衝出鹿耳門，往南竄逃。李長庚沒能執行清仁宗的指示，將蔡牽船

38 連橫：《臺灣通史》，卷32，頁844。另可參閱周維強：《靖海孤忠：浙江提督李長庚的海上生涯》，頁175—177；李若文：《海賊王蔡牽的世界》，頁95—100。

39 李長庚：《洲仔尾大捷紀事》《李忠毅公遺詩》，頁32。

隊圍殲於臺江內海。除了清仁宗大怒外，李長庚也自責不已，自請罪罰。仁宗皇帝遂令李長庚革去翎頂，戴罪立功。關於蔡牽竄逃一事，李長庚懊悔之餘，寫了兩首七律述明心志：

渤海烽煙苦未收，又從島外逞奸謀。行師不避風濤險，討賊無容衆寡籌。
遍地欃槍新鬼哭，孤城兵火故人愁。臺陽最是關桑梓，沿海安危及早求。
側身東望亂煙浮，臺地蒼生苦未休。海外□風成虎豹，眼前鬼魅盡戈矛。
事關得失謀宜定，兵貴萬全力要周。莫道舟師堪破賊，數帆只在水中流。⁴⁰

此詩詩題明確地表明李長庚對於陸師的不滿。蔡牽之所以能據洲仔尾數度攻打府城，乃是因為他勾結了臺灣南北二路的山匪，在陸上應援無虞，才使得他安心將船隊駛入臺江內海，並且鑿沉船艦，堵住鹿耳門口，以防清代舟師支援。從蔡牽鑿船堵港的行為看來，他率領二萬餘名海盜，對於結合臺灣本地反叛分子來拿下府城，相當有信心。不過臺灣當時的綠旗兵兵力雖不足以禦敵，還好看著臺南當地的土紳、郊商組成義民鄉勇，才勉強抵抗蔡牽數度攻擊。⁴¹ 清兵當然也在當時閩浙總督玉德的指揮下，準備運兵來臺灣助陣。但是，當時冬春之交，運兵不易，如以下這起奏摺，說明了運兵船因風阻而無法出海，拖延了陸軍運兵的時程：

延平協副將張良槐所帶二起官兵，于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配船，在崇武候風渡臺。因自上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起至今年正月初十日，半月以來，連日濃陰密雨，東北風狂大，湧浪如山。二起兵船兩次開出，俱被

40 李長庚：《蔡牽竄入鹿耳門勾連臺匪攻城滋擾僅有舟師二千五百人把守招門，是時勢當用衆水陸分投擊殺方克成功而陸兵未調只以空文虛張聲勢又令水師分兵赴陸應援坐失事機，詩以誌之》《李忠毅公遺詩》，頁 34—35。

41 關於臺南當地土紳郊商組成義民抵禦蔡牽，可參閱李文良：《清嘉慶年間蔡牽事件與臺灣府城社會的變化》，《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86 期(2017.9)，頁 130—139。

頂風打回。⁴²

大概是陸軍支援不及，李長庚在上引的詩題中感嘆必須將自己的水師二千五百人分撥至陸上剿匪，“令水師分兵赴陸應援，坐失事機”，乃李長庚認為蔡牽能從臺江內海逃脫的主因。在這兩首詩中，第一首寫自己帶領的水師，追捕蔡牽從渤海海域追到臺灣，而頷聯則寫水師不避風濤險惡，盡力緝賊。雖然敵眾我寡，其戰力依然能令勢大的蔡牽無容身之處，在人數懸殊敵眾我寡的戰況之下，水師戰力絲毫不遜蔡牽集團。從這幾句看得出李長庚對自己掌握的水師的自信。最後則希望臺灣戰火能及早結束。第二首則寫戰況，首聯寫自己從下碇的北汕往臺江內海望去，看到戰火頻仍（府城官兵真的是用大砲來擊退蔡牽的屢次攻城），而頷聯寫的便是援兵因風阻，無法及時來臺平亂，“海外口風成虎豹”句，其中缺字應是“狂”或“颶”，也就是如虎豹之風勢，阻礙了援軍渡海，而讓眼前如鬼魅的海盜盡執戈矛作亂。腹聯則寫他在詩題中的意見，水、陸軍隊應該謀定合擊，在周全力至之時，海陸合擊才能成功。不然，就如尾聯所寫，只靠水師的力量，無法完全殲敵。更何況，水師二千五百名兵力，還要分兵去陸上剿賊，致使防堵蔡牽船隊逃逸的水師，因兵力不足，無法成功扼守住鹿耳門口，終讓蔡牽船隊從鹿耳門逸逃三十餘艘。

關於蔡牽最終從鹿耳門逸逃，讓李長庚追捕蔡牽了十餘年，本以為可在此役消滅賊魁的李長庚扼腕不已。在十餘年後的道光四年，曾擔任李長庚部下的林廷福，在經過鹿耳門時，對蔡牽逃逸出海，不能捕獲蔡牽一事，依舊耿耿於懷：

鹿耳門，臺郡咽喉，港迂迴多礁石沙汕，樹旗為船，導天險也。家君指示樹梅曰：“嘉慶十年，蔡牽入臺灣，吾以戈船從總統李忠毅公血戰，旬日鏖巨艦於港，絕賊出路，冀生擒牽。會潮暴漲，賊得逃去。吾今念之，猶

42 姜亞沙：《剿平蔡牽奏稿》，頁60—61。

以為恨。”⁴³

這段文字是林樹梅在道光四年隨父林廷福赴臺擔任護臺灣水師副總兵事，入鹿耳門時，林廷福對林樹梅所說的話。當時林廷福擔任的是“金門左營經制外委”的中階軍官，在圍剿蔡牽於鹿耳門一役，也有戰功。⁴⁴ 在歷經十八年後，林廷福對兒子林樹梅講到這段往事：“吾今念之，猶以為恨”。可見不止李長庚無奈感嘆，連他的部屬們，也是悵悵餘恨日久未消。

蔡牽逃走，已使李長庚氣煞，但是還有人因為蔡牽逃逸，認為李長庚守港不力，致使巨寇脫逃。甚至傳說蔡牽用重金賄賂水師守軍，讓蔡牽的船隊能從水師嚴密駐守的鹿耳門逃出，如當時臺灣縣教諭鄭兼才便寫了《蔡騫逸出鹿耳門聞信感作》一詩提及此事：

鹿耳頻年瘴氣侵，可堪元惡未成擒。登城此日全無色，入汕當時苦用心。
殘喘知隨塵劫盡，餘波慮趁海潮深。竟攜黨與同舟去，不悔空揮百萬金。⁴⁵

在此詩第七句，鄭兼才自注：“周添壽、葉豹等俱同時逸去。”此詩前七句寫圍擒蔡牽，功虧一匱。詩末最後兩句甚至直指，蔡牽“空揮百萬金”，守軍受賂，才令蔡牽與同黨毫髮無傷地逃逸出外洋。

李長庚因此寫了《蔡逆逃出鹿耳門外議紛紛在軍諸將多有不平作此示意》兩首七律，用以抒發不甘之情：

功過分明路上碑，何須口舌亂支離。事雖目擊猶難定，語是風傳最可疑。
渤海波濤原不測，人間禍福豈能知。此生總被虛名誤，說到虛名悔也遲。

43 林樹梅：《渡臺灣記》，《獻雲山人文鈔》，收入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臺中：文听閣圖書，2007年），第8冊，卷3，頁45。

44 林樹梅：《先考受堂府君行述》，《獻雲山人文鈔》，卷6，頁99。

45 鄭兼才：《蔡騫逸出鹿耳門聞信感作》，《全臺詩》三，頁303。

鹿耳門邊逐匪船，強支病體欲爭先。公侯骨相原無我，渤海風濤卻有年。
世路崎嶇曾閱歷，人情冷暖想當然。招喉水漲渠魁遁，那個官兵肯
向前。⁴⁶

奮力剿賊，卻因東風及漲潮，令受圍的蔡牽乘著天候水象的有利條件而逸逃，而“外議紛紛”，將不能束擒蔡牽的罪過歸咎於把守鹿耳門的水師，這當然會打擊水師的士氣。李長庚因此作這兩首七律安慰他的部屬們。蔡牽外逃，把守港口的水師不能攔截，本來就負有責任。如當時閩浙總督玉德於嘉慶十一年二月十九日的會摺，就將捕賊不力的責任，推到防守扼堵鹿耳門的水師將領李長庚、李景曾、邱良功身上：

小的賚捧公文，配坐金進益彭舡船，于二月初六日開出大港口外候風。聽聞蔡逆匪船與兵船打仗，砲聲不絕，初七日，蔡逆賊船竄出鹿耳門，向南逃走。提督李長庚兵舡跟往南路之東港一帶追捕，小的船隻隨得順風，即行放洋內渡等語，是蔡逆賊船竄出鹿耳門，已屬確鑿。提督李長庚、護溫州鎮總兵李景曾、署副將邱良功，帶領兵船，分泊鹿耳門，招外把守，何以任聽該逆竄逃出口？其疎縱玩誤之罪，實難寬貸。容俟接到臺地文武稟報蔡逆如何逃竄確情，另行據實參奏。⁴⁷

玉德據報，認為分泊鹿耳門之水師諸將，没能嚴守港口，遂令蔡牽逃竄，“其疎縱玩誤之罪，實難寬貸”，欲治罪李長庚等人。所以李長庚在這兩首詩的一開始便提到：“功過分明路上碑，何須口舌亂支離”，不用多廢口舌，蔡牽逸逃，已成事實，自己不用為自己失責辯解。但是他接下來寫“事雖目擊猶難定，語是風傳最可疑”，蔡牽如何能逃出嚴密的防守，流言蜚語，實難一一辨明。對李長庚而言，蔡牽順利脫逃，除了起東風及漲潮外，最重要的便是水師人數不足，而

46 李長庚：《蔡逆逃出鹿耳門外議紛紛在軍諸將多有不平作此示意》，《李忠毅公遺詩》，頁35—36。

47 姜亞沙：《剿平蔡牽奏稿》，頁142—143。

且還需分兵給陸軍，造成軍力不足以嚴守鹿耳門口。其次，另有外議的部分，乃是有人認為水師收了蔡牽的厚賂，故意放走蔡牽船隊。⁴⁸“語是風傳最可疑”，李長庚對於這種莫須有的傳聞，真是百口莫辯。最後他將飛語中傷，歸因於自己威名太盛。在第二首的最後一句，“招喉水漲渠魁遁，那個官兵肯向前”，似乎也點出了當時官兵放任蔡牽駛出鹿耳門而不盡力追緝的無奈。雖然官兵以不畏死亡奮力盡忠擒敵為忠勇，但是若兵力相差懸殊，那個官兵願意白白為國犧牲？李長庚為此役兵力不足而發出浩嘆。

蔡牽逃出鹿耳門，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水師兵力不足守禦，如陳壽祺記載的事迹：

牽之圍臺灣也，陷鳳山、據洲尾，鑿巨舟塞鹿耳門阻外援，結奸民萬餘人大掠。公令扼隘口，遣將遠，出其腹背夾攻，連破之。已而賊乘潮從北汕逸，事聞，奪翎頂。而公固逆知港道遼闊，賊衆我寡，嘗從督府乞濟師，不時應，故失牽。⁴⁹

另外，在魏源的《嘉慶東南靖海記》也記載，臺灣兵力不足，也讓嘉慶皇帝深憂不已，另外派兵馳援臺灣：

十一年二月，詔責玉德歷年廢弛，致賊氛日熾。且福建水陸官兵七萬有餘，調渡臺者不過三四千，豈能滅此二萬有餘之賊？特命成都將軍德楞泰佩欽差大臣關防，調四川兵三千赴剿，將軍賽冲阿副之。⁵⁰

48 這種傳言，記載在王曇的《總統閩浙水師浙江提督壯烈伯李忠毅公神道碑銘》：“鹿耳門之圍，遂有譖公為北汕縱走蔡牽者……蔡牽先以銀錢四百餘萬遍募臺灣。公圍中，半是閩兵，部內無多浙將，從田橫海島者五百人，入廣州城門者三十萬。”可見當時盛傳閩兵已受蔡牽賄賂，故意放縱蔡牽船隊自鹿耳門逃逸。王曇：《總統閩浙水師浙江提督壯烈伯李忠毅公神道碑銘》，《廣清碑傳集》，卷10，頁637。

49 陳壽祺：《建威將軍浙江提督總兵官追封三等壯烈伯忠毅李公長庚神道碑文》，《碑傳集》，卷122，頁5736—5737。

50 魏源：《嘉慶東南靖海記》，《聖武記》，卷8，頁27。

從這兩段記載,可知李長庚守鹿耳門口,也是聊盡心力。敵眾我寡,造成李長庚在詩句中感嘆“莫道舟師堪破賊,數帆只在水中流”、“招喉水漲渠魁遁,那個官兵肯向前”、“事機錯過真堪悔,軍紀森嚴豈可欺”,對戰況充滿了無奈。尤其是援軍遲遲不來,他的“事關得失謀宜定,兵貴萬全力要周”詩句讀起來,仿佛是自己率領水師,以寡敵眾的深深感慨。兵力不周,如何能聚敵殲之?而謀略未定,如何能克敵制勝?陳壽祺寫的“公固逆知海道遼闊,賊眾我寡,嘗從督府乞濟師,不時應,故失牽”,能得勝卻不能擒蔡牽,仿佛就在李長庚的“逆料”之中。

因此,在嘉慶十年歲末,李長庚初至鹿耳門準備擊剿臺江內海蔡牽時,對於未來的局勢並不抱樂觀看法,故寫詩詠懷:

形役遍滄海,殘年感歲華。臺城兵火亂,鹿耳砲聲奢。萬緒攢心曲,孤舟泊水涯。狂濤翻日落,瘦骨逐風斜。久病精神短,窮愁旦夕加。不才徒閩外,竟以海為家。⁵¹

此詩依然是以終年馳驅於海上捕賊的感傷為基調,感慨著除夕過年依然行役在外,無法回家過節團圓。不過,此刻面臨將和蔡牽於臺江內海對決的時刻,詩中卻呈現蕭瑟無助的落寞韻味,令人懷疑。尤其是英雄感嘆老邁,在長年於海上英勇與海賊交戰並樹立威名的李長庚,此詩英雄氣短,對敵時刻壯氣不再,或可以解釋為他對此役成敗未能逆料。或者,更進一步地說,他對這場戰役並不樂觀。尤其是歲暮時節中興起“萬緒攢心曲,孤舟泊天涯”的孤獨之感,若不從援軍不至,自己率領的水師勢單力薄來看,幾乎難以解釋。水師扼守北汕鹿耳門港出口,再怎麼說,也不會是“孤舟泊水涯”吧!最後寫自己心力交瘁,“瘦骨”、“久病”、“窮愁”等詞彙,更加彰顯李長庚以自己的身體狀況,來感嘆自己對這場戰役的無力感。

蔡牽雖然逃出鹿耳門,李長庚依然持續追捕。在接下來追捕的過程中,李長庚感嘆自己逐漸衰老,而賊首蔡牽未擒,有感而發,寫了這首詩:

51 李長庚:《鹿耳門歲暮有懷》,《李忠毅公遺詩》,頁36。

衰病殘年強自支，長洋淼淼戴星馳。渠魁未滅恩多負，壯志銷磨事可知。
報國有心愁計拙，封侯無命笑情癡。眼前醜類猖狂極，不世勳名正
此時。⁵²

此詩詩題為《蔡逆未擒責重才疏愁腸難解作此呈諸同事》，對於蔡牽無法擒獲，李長庚寫詩向同僚明志。李長庚當時名滿天下，為清朝東南水師長城，雖然無法擒捕海盜賊首蔡牽，但也讓蔡牽勢蹙，無法縱橫海上。不過雖然如此，李長庚依然覺得自己“責重才疏”，自己已經五十餘歲，體衰力疲，衰病殘年。整首詩的架構在寫自己漸漸無力討伐海盜，壯志消磨、雖有心報國欲無命封侯，不過最後一聯反而以海盜猖狂至極勗勉同事和自己，若能擒捕渠魁，則可建立不世勳名。

在鹿耳門戰役前後，李長庚已漸感體衰力疲，而且雄心壯志不如年少之時。英雄遲暮的感慨，時時出現在詩句之中。如鹿耳門一役後同一年，李長庚在秋天所寫的詩，便顯得有些蕭瑟寂寥意味：

重洋忘歲序，寒至始知秋。骨瘦迎風苦，衣單入夜愁。有山皆識面，無海
不行舟。歷碌雄心退，衰年憶壯遊。⁵³

李長庚長年在海上追逐蔡牽，忘了歲月時序，至老而未能休憩。這一年，李長庚 55 歲，已年過半百了。頷聯寫自己年老，尚奔波於海上，腹聯則寫這廿餘年海上生涯，無數次往返，沿海山勢洋面已諳熟。最後則寫出老態，英雄氣短之慨，令人不捨。只是，自剿滅安南匪艇及肅清浙江海盜以來，蔡牽成為他十餘年追捕的海賊首寇，就算年過半百，李長庚還是希望能親手擒捉蔡牽。這在他晚年的詩中，一再出現這種願望。

在鹿耳門一役後，蔡牽集團重創，並且再也無能力進逼臺灣，僅偶爾襲擾

52 李長庚：《蔡逆未擒，責重才疏，愁腸難解，作此呈諸同事》，《李忠毅公遺詩》，頁 36—37。

53 李長庚：《秋夜舟中即事》，《李忠毅公遺詩》，頁 32。

鹿耳門劫掠商船,但終被水師擊退。不過,令人氣結的是,蔡牽逃回福建,竟然能再次重整旗鼓,洋面勢力雖然大不如前,卻依然能繼續在東南海域、閩浙沿岸作亂。緝捕蔡牽成了李長庚晚年最大心願,看著蔡牽集團餘燼未滅,甚至有死灰復燃的跡象,李長庚便上疏清仁宗:

長庚疏言:“蔡逆未能殲擒者,實由兵船不得力,接濟未斷絕所致。臣所乘之船,較各鎮為最大,及逼近牽船,尚低五、六尺。曾與三鎮總兵願預支養廉,捐造大船十五號,而督臣以造船需數月之久,借帑四五萬之多,不肯具奏。且海賊無兩年不修之船,亦無一年不壞之槓料。桅柁折則船為虛器,風篷爛則寸步難行。乃逆賊在鹿耳門竄出,僅餘船三十,篷朽硝缺,一回閩地,裝篷燂洗,煥然一新,糧藥充足,賊何日可滅?”⁵⁴

從《清史稿》記載的這段疏文,可見李長庚直接將清朝水師無法有效緝捕蔡牽的原因明白說出來,就是水師裝備不如海盜。就連當時李長庚乘坐的水師精銳船艦,也不如蔡牽船艦來得巨大。更何況,蔡牽自鹿耳門逃出之後,一回福建,便能夠“裝篷燂洗,煥然一新,糧藥充足”,這就是李長庚所謂的“接濟未斷絕”,在閩一地,一定有人私下接應蔡牽船隊。除了修船的桅杆原料、帆船用帆(篷)和用水糧米外,竟然還能夠取得清朝管制用的火藥硝磺。若不是有人在沿海接濟海賊,蔡牽集團絕對無法在這麼短期內整軍經武,讓船艦煥然一新。反觀官軍裝備不良,遠遠比不上海盜“無兩年不修之船,亦無一年不壞之槓料”。尤有甚者,李長庚要預支自己的養廉銀來充實水師裝備,購建大船。但這也被當時的閩浙總督玉德所阻撓,這使得李長庚上疏憤懣,怒氣難消地向皇帝呼感:“賊何日可滅?”因此,清仁宗接到了李長庚的上疏後,便“詔逮治玉德,以阿林保代”。

清仁宗在更換閩浙總督之後,雖然阿林保亦是處處對李長庚有所掣肘。

54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350,頁11255。

但是清仁宗私下密詢當時的浙江巡撫清安泰，而清安泰則力保澄清李長庚作爲，如阮元所記述文字：

牽自鹿耳門遁入內海，甚狼狽，蓬柁皆毀。四月至福寧，得岸奸接濟，易新蓬，勢復張。忠毅皆列狀奏聞。上切責閩文武官逮總督，以阿林保爲總督。阿林保初至閩，閩官交譖公，阿林保密劾公因循逗遛，捏報斬獲，奏五上。上以問浙江巡撫清安泰，清安泰辨之。⁵⁵

自是，清仁宗對阿林保劾奏之語，便有所保留不致全然相信。並且讓李長庚能建造大船，裝備更新，便於海上追捕蔡牽。自此，李長庚率領的水師逐漸取得海上優勢，對於緝捕蔡牽就法，則指日可期。

三、鹿耳門戰後至殉職報國

嘉慶十一年2月鹿耳門一役後，李長庚上疏要求新建戰艦。清仁宗答應了，也將閩浙總督玉德徹換成阿林保。雖然阿林保還是依然經常密劾李長庚，不過如同仁宗自己說的：“阿林保身任總督，原不能無參劾之舉”。⁵⁶ 但經詢察，仁宗亦言：“是阿林保前此參奏李長庚之處，均係捕風捉影，全屬子虛”，⁵⁷ 並降旨慰問李長庚。這讓李長庚暫時免去閩浙總督掣肘之慮，更能全權依自己的節奏追捕蔡牽。

鹿耳門圍蔡牽失敗後，李長庚更盡力追緝蔡牽。王芑孫概括鹿耳門一役後李長庚與蔡牽激戰的洋面：

（嘉慶十一年）四月，牽與朱瀆合竄福寧外洋，公以兩鎮兵敗之三盤，牽折而北，又敗之調班洋。八月，大搏漁山，賊舟瓦石與火箭火毬雨下，公縱橫

55 阮元：《壯烈伯李忠毅公傳》，《碑傳集》，卷122，頁5749。

56 阮元：《壯烈伯李忠毅公傳》，《碑傳集》，卷122，頁5749。

57 阮元：《壯烈伯李忠毅公傳》，《碑傳集》，卷122，頁5750。

血戰,受傷,事聞,復冠頂。九月,再敗之東湧,礮擊蔡牽從子蔡添來落海。⁵⁸

這裏簡述了四場戰役地點,分別是三盤洋、調班洋、漁山洋、東湧洋,其中以漁山洋一役最爲激烈。關於漁山洋之役,阮元有比較清楚的敘述:

另片奏稱,八月十六日,李長庚帶兵圍攻蔡逆坐船一事,將盜船燒沈兩隻,斃賊無算,生擒七名。不但李長庚身受多傷,即黃飛鵬亦被礮彈擲傷腰腿,又官兵受傷者一百四十餘人。清安泰又轉詢黃飛鵬、何定江二人,亦均稱李長庚實在奮勇,並無懈怠玩等語。⁵⁹

這場戰役,官、賊均有損傷,但以戰績而言,清朝水師乃大勝。但是,當時年已55歲的李長庚,幾乎是身先士卒,奮力衝向敵方船艦。主帥都不顧生死安危殺敵,官兵受傷者,應是受到李長庚的精神感召吧。在這場戰役中,李長庚身陷敵境,縱橫血戰而受傷。雖然大獲全勝,但卻又讓蔡牽逃走,李長庚因而作詩《八月十六日漁山攻捕,予與蔡逆並船大戰二時,傷斃賊匪數百,予身受六傷,隨師鎮將不能相機擒渠失此機會大爲可惜詩以誌之》,除記實事外,也對這次無法擒獲元凶而感到扼腕不已:

功過分明口是碑,如山號令總難移。空言馬革還尸日,不見征衣染血時。
論戰有人同性命,摧鋒獨我履危機。相期戮力張天討,誓斬元兇作寢皮。⁶⁰

這首詩題極長,詩題亦彰顯此詩主旨。從詩題“予與蔡逆並船大戰二時”,可見

58 王芑孫:《浙江提督總統閩浙水師追封三等壯烈伯諡忠毅李公行狀》,《碑傳集》,卷122,頁5758。

59 阮元:《壯烈伯李忠毅公傳》,《碑傳集》,卷122,頁5750。

60 李長庚:《八月十六日漁山攻捕,予與蔡逆並船大戰二時,傷斃賊匪數百,予身受六傷,隨師鎮將不能相機擒渠失此機會大爲可惜詩以誌之》,《李忠毅公遺詩》,頁38。

這是場耗時費力的激戰，綿延的時間相當長，足達二個時辰。李長庚身為主師，身受六傷，本以為大獲全勝，蔡牽即能手到擒來。卻因為其他將領無法上陣攻敵，李長庚詩中“論戰有人同性命，摧鋒獨我履危機”的句子，對於諸鎮將士，頗有微詞。而“空言馬革還尸日，不見征衣染血時”亦是責罵隨軍諸鎮將士，只空談盡忠，真正臨陣時，怯於殺敵。只讓浙江總統水師的李長庚，孤軍深入，無法合擊蔡牽。雖然獲勝，也令蔡牽逃走。最後則再勗勉諸將，要合作“戮力張天討”，才能“誓斬元兇”，擒捕蔡牽。

此詩最後一句“誓斬元兇作寢皮”，對李長庚而言，仿佛是他 55 歲之後活在世上的主要任務，而餘生似乎也為了達此目的，誓不罷休。這種理念及堅持，雖能得到他人的敬佩，不過，這並不是所有水師或督撫文官們生命的終極目標。亦即，奮不顧身，縱使犧牲也要誓斬元兇的想法，在當時不見得所有的文官武將都會追隨和協助。李若文在分析蔡牽、玉德和李長庚之間官盜關係時，道出了相當精闢的見解：

至於閩浙當局之間，雙方心結由來已久。閩官厭惡李長庚及其手下，然而，招撫之策仰賴鷹派水師撐腰。以招撫蔡牽、朱潰而言，總督玉德和阿林保想要扭轉大局，與浙江方面爭功，就必須加緊談判促成招撫；而招撫成否又有賴於水師搏命，沒有水師猛將在海上效死，就沒有足夠的籌碼談判。招撫派必須承認沒有軍事力量做後盾，海盜根本沒必要與之周旋，這就是主剿與主撫之間明為合作暗裏較勁，一種既依存又相剋的矛盾關係。⁶¹

上級文官對李長庚處處掣肘，其來有自。所以不論是《清史稿》或是李長庚的墓誌、行狀、傳記，幾乎都會提到玉德與阿林保對李長庚“忌其功”。此外，水師將領必須有戰績才能升遷。若海上巨寇蔡牽集團被李長庚瓦解，那麼僅靠年資累積而沒有戰功，其餘水師將領必升遷緩慢。這一些阻礙李長庚誓將蔡牽

61 李若文：《海賊王蔡牽的世界》，頁 158—159。

緝捕的不利條件,其實明白清楚。李長庚也不是不知道這些,所以他常在詩中感嘆“兵單猶得資陳力,將怯誰能爲衆誇”、“毀譽隨時俗,炎涼視古今”、“此生總被虛名誤,說到虛名悔也遲”、“世路崎嶇曾閱歷,人情冷暖想當然”、“報國有心愁計拙,封侯無命笑情癡”、“語易傷時防口失,心難似我致人猜”。對於主剿、主撫的主張與文官不同,而文官空談計謀,無力征伐,終究落至“莫言醜類終當去,不戰如何事得休”。李長庚對於文官主撫,深表不滿。不戰,如何能滅賊靖海?

在浙海漁山洋一役後,李長庚受傷戰勝卻依然令蔡牽逸逃,嘉慶皇帝即諭旨慰勉李長庚。李長庚在九月六日收到上諭,便寫了二首七律以酬謝皇帝的知遇信賴之恩:

天語煌煌感且驚,水師有過李長庚。烽煙未靖勞宵旰,臣職難伸負聖明。
海外妖麼齊渙散,軍前衆將盡歡騰。不才自媿非良將,辜報君恩懼此生。
忽地風波亦太奇,全憑忠信任飄馳。是非到底終須定,禍福分明豈可欺。
入世有心圖報國,除奸無日媿相知。眼前榮辱都休論,浩蕩天恩感不支。⁶²

此詩詩題中有“感激涕零,令人思死圖報”,彷彿預言著李長庚之後殉死於國事。在第一首詩句“水師有過李長庚”句下有作者注:“上諭有:試問水師有過李長庚者乎?”;“不才自媿非良將”句下有作者注:“上諭有:朕豈不自失良將耶?”關於這則上諭,應該是清仁宗斥責阿林保的旨諭,阮元有將這則上諭抄錄在《壯烈伯李忠毅公傳》之中:

九月奉上諭云:本日清安泰奏到,查明李長庚在洋捕盜,並無因循懈玩一摺,所奏甚屬公正。……設朕誤信其言,不加詳察,即照阿林保所奏辦

62 李長庚:《恭讀九月初六日諭旨,感激涕零,令人思死圖報,而清公知己之感,亦不能忘,恭賦二章,以誌不朽》,《李忠毅公遺詩》,頁38—39。

理，則李長庚正當奮不顧身，為國殄賊之際，將伊革職拏問，成何事體？豈不令水師將戒寒心？試問水師中有過李長庚者乎？阿林保未見確實，任意糾彈，殊屬冒昧。朕又不昏憤糊塗，豈受汝蠱惑，自失良將？⁶³

對於嘉慶皇帝不信阿林保之言，而採訥清安泰之調查。李長庚收到此上諭後，寫了以上兩首七律。士為知己者死，李長庚在接受皇帝信任與肯定後，雖然體衰力疲，在詩中強調自己的“不才自媿非良將”、“除奸無日媿相知”。但因“君恩”難報，天語煌煌對李長庚的高度肯定，李長庚奔走海上廿餘年，最後也決定盡忠報國，以回報清仁宗的賞識知遇之恩。在第二首詩之中，李長庚再度強調自己的忠信品格及報國的志向，而這些堅持滅賊的理念，不是要用來爭求名位爵祿。所以他說“是非到底終須定，禍福分明豈可欺”，剿賊乃“是非”之事，而“禍福”早有命定，並非操之在己。因此“眼前榮辱都休論”，為了達成滅賊報國的目標，以求上答君恩。其他的榮辱聲名，乃身外之事，不是李長庚所追求的人生最後核心價值。得到君王賞識，李長庚在意的是“辜報君恩懼此生”、“浩蕩天恩感不支”，不曉得自己能不能完成君王的期許，剿滅海上巨寇蔡牽。

年過半百，體力早已感到不支的李長庚，對於消滅蔡牽，成了他最後人生唯一執著的事。在本文第二節曾引《清史稿》中李長庚傳文，記載李長庚“長庚緘所落齒寄其妻，志以身殉國”。李長庚帥領水師艦隊縱橫閩浙海上，卻長年不得歸家。尤其在除夕夜，李長庚亦與常人一般興起思家之情。例如他在殉職前一年、嘉慶十一年的除夕過年，依然因公在海上征戰。寫給妻子的二首七律，感慨情深，令人讀之動容：

汪洋歷碌事多乖，歲月蹉跎鬢已華。識力總因思慮減，雄心每為折磨差。
長洋夜靜鳴刁斗，戰艦風和聽鼓笳。寄語閨門休念我，捷書一奏便歸家。
自從滄海掃群邪，歲歲奔馳報尚賒。七事累君真可嘆，一官似我亦堪嗟。

63 阮元：《壯烈伯李忠毅公傳》，《碑傳集》，卷 122，頁 5749—5750。

風波已定愁應少，身世無虧福便加。萬頃狂濤除夕夜，六年五度未歸家。⁶⁴

此二詩情切嘆深，對於自己長年在外因公無法在除夕過年回家的哀傷，娓娓道來，怨而不傷，情景交融。第一首前六句都在寫海上生活及因緝賊逐漸衰老的身心樣貌，到最後一句安慰妻子，任務完成便可返家。易言之，蔡牽未擒，則李長庚日常家居生活，則不可得也。第二首則感謝妻子持家的辛勞，自己隻身在外服役，妻子在家必須應付日常柴米油鹽等七事，自己無從協助。雖然身為浙江水師提督，卻依然不避風波奔走於海上，雖官高亦足嗟嘆。腹聯則寫自己的辛勞終有成效，東南海面漸趨平靜，靖海工作可望告一段落。而“身世無虧福便加”，除了是對妻子的讚美外，亦是李長庚一生的自詡。末聯直寫，在近六年之中，只有一次的除夕夜是在家中渡過，“萬頃狂濤除夕夜，六年五度未歸家”道出了李長庚因盡忠報國而拋妻棄子無暇顧及的多少無奈。

李長庚一直以來便是以浙江水師提督總統閩浙水師的身分進行追捕蔡牽的任務，因此，與蔡牽交手的海域，便以浙江、福建為主，幾乎沒有南至廣東。但是在漁山洋一役，蔡牽勢力更加薄弱，也似乎竄逃到廣東海域避開李長庚的追捕。由於李長庚誓擒蔡牽，所以在沒有獲得同意之下，他在嘉慶十二年初至年底越境追捕蔡牽到廣東海域，⁶⁵可惜在幾次追捕已經勢蹙僅能逃竄的蔡牽船隊時，都因廣東水師援助不及，又令蔡牽逃走：

明年，又扼之奧洋大星嶼，斷牽船大桅，毀其篷索。時公為客兵，以粵為主，使粵援即至，客主交通，則牽受首必矣。而無如粵之故緩其期，若惟恐公之成功者，牽復得間脫去。上聞，雖切責粵帥，下部叙公功，而事機已坐失矣。又與粵帥會剿魯門盜，先期奏諸事竣暫還浙理軍政。上未

64 李長庚：《除夕夜舟中有懷寄內子》，《李忠毅公遺詩》，頁39—40。

65 關於嘉慶十二年正月到年底，李長庚追捕蔡牽遠至廣東海域的戰役過程，可參閱周維強：《靖海孤忠：浙江提督李長庚的海上生涯》，頁189—191。

允，遂即日復行。冬合金門、福寧二鎮，共擊牽浮鷹，擒七十五人，斬級十五。⁶⁶

從這段記載看來，李長庚追捕蔡牽，已將戰綫延伸至廣東海域。在奧洋一役，眼見蔡牽立刻可以手到擒來，但恨廣東水師不即時支援，因此再一次錯失良機。洪亮吉的解釋是粵帥緩至，乃是“惟恐公之成功”，也是忌妒心使得蔡牽又能再一次僥倖脫逃。此外，李長庚在追捕蔡牽之餘，也協助廣東水師剿饕門盜（應該是澳門水域張保仔海賊集團）。從這點看來，李長庚願意協助廣東水師，乃是站在為國平亂的報國心態。

李長庚在嘉慶十二年廣東海面上的諸多吟詠，常寫出壯氣消磨，因老態日顯而想歸家，卻因追捕蔡牽任務在身，無法休退的感嘆。如這首《粵洋偶成》所寫的心境：

六十年如夢，狂濤伴此生。有心圖報國，無意博虛名。任大才偏小，氣多責反輕。不知滄海上，何日息刀兵。⁶⁷

在這首五律中，寫出年近六十的李長庚因衰老而疲倦思歸的心情。這一年李長庚 56 歲了，一生中接近一半的歲月都在狂濤海面上度過。頷聯寫自己長久以來的報國志氣，半生所做的事，不是為了爭名奪利，而是盡忠職守，以一己之力報效君國。腹聯則寫身任水師統帥的處境，最後，更是感慨，刀兵不息，則擔負重任的自己便無法返家休息。

這種感覺到力不從心的倦勤心態，在李長庚生命的最後一年之中，經常出現。如此詩《渠魁未縛衰態日形詩以誌嘆》所寫的：

追逃曉夜駕師船，陷陣身為士卒先。海上談兵愁白髮，軍前克敵喜青年。

66 洪亮吉：《忠毅李公墓志銘》，《廣清碑傳集》，卷 10，頁 635。

67 李長庚：《粵洋偶成》，《李忠毅公遺詩》，頁 40。

形容憔悴精神散，心血消磨老病纏。南北風波都閱盡，獻俘無日但呼天。⁶⁸

這是李長庚在戰死前不久所寫的詩。自感年老力衰的李長庚，日以繼夜地駕船“追逃”，在遇戰依然“陷陣身為士卒先”，全憑一股忠勇之氣，遇敵依然身先士卒。不過年衰髮白，使得自己力不從心，在看到青年將士奮戰，因後繼有人而喜悅。此詩腹聯則完全是嘆老，實寫自己老態，令人讀後而遙想老將依然要上場搏命感到不捨。最後則歸結到無法殲敵，渠魁未擒，無法向君王獻俘，只能向天徒呼負負。

拖著疲憊衰老的身體，照常在海上征戰。對李長庚而言，上報君恩，對下以身作則，希望下能拚死報國，展現武勇的軍人風範。君恩難報，盜首未擒，對李長庚而言，成了自我趨馳的一大動力，也是一大壓力，如這首詩所寫的：

纔完案牘便登舟，水陸馳驅日不休。老至始知官是累，恩多只恐力難周。
廿年瀚海心原苦，百戰中流志未酬。自顧疏庸虛歲月，形容憔悴不勝愁。⁶⁹

這首還是寫海上奔波之苦，無日不已。關於此詩的寫作日期，應該是在嘉慶十二年七八月左右，⁷⁰詩句中“老至始知官是累，恩多只恐力難周”，幽幽道出自己年老力衰還必須在海上征戰的不得已的心境。最後寫自己“志未酬”，顯然地，其志便是“飛斬蔡牽頭”，對於蔡牽這個大海盜，“志”在必得，不過時不我予，日漸“形容憔悴”，美人遲暮英雄氣短的傷感，躍然紙上。對於心衰力疲想要卸下重責歸鄉的李長庚，甚至還寫下“投林倦鳥歸宜亟，繞磨疲驢憊亦征”⁷¹

68 李長庚：《渠魁未縛，衰態日形，詩以誌嘆》，《李忠毅公遺詩》，頁 43。

69 李長庚：《出洋雜作》，《李忠毅公遺詩》，頁 45。

70 據阮元《壯烈伯李忠毅公傳》記載：“七月，請回寧波辦軍政，詔飭之，八月即出海。”由此詩第一句可知，此詩應是寫於嘉慶十二年七、八月之間。阮元：《壯烈伯李忠毅公傳》，《碑傳集》，卷 122，頁 5751。

71 李長庚：《舟中感懷》，《李忠毅公遺詩》，頁 44。

的句子，將自己比喻成倦鳥，極欲歸林休憩。但當下的處境，像是繞著石磨轉而無法休息的疲驢，鎮日重覆討賊追盜的征伐工作，至死方休。

最後李長庚真的在嘉慶十二年歲末在追緝蔡牽的戰役中，身先士卒，最後戰死在黑水洋海域。關於李長庚陣亡的事跡，史傳碑銘及行狀傳記，記載的幾乎大同小異，現則引阮元的記載如下：

七月，請回寧波辦軍政，詔飭之，八月即出海。十一月，擊牽于閩之浮鷹，十二月，率福建水師提督張見陞等追牽入粵海，廿五日質明至黑水外洋，牽僅存三舟。忠毅以浙江親軍專擊牽一舟，斃賊甚夥。又自以火攻船挂牽船，將成擒，忽賊發一小礮，適中忠毅喉，忠毅遽殞。閩帥張見陞本庸懦，又窺總督意，頗不受提挈，及是遠見總帥船亂，遽率舟師退。牽乃遁入安南夷海中。阿林保以其事聞，上震悼哭之，廷臣亦哭。⁷²

從這段敘述看來，李長庚在這一年遠洋追緝蔡牽後，除短暫地回到浙江處理軍務外，一路長勝。到了12月，追蔡牽從廣東浮鷹海域追到黑水洋海域，而且蔡牽只剩三艘船。李長庚一方面見獵心喜，疏於防範；一方面大概想親手捉拿蔡牽，所以冒險登上蔡牽主船。不過沒想到李長庚上船後，竟被狙擊手射中喉頭，不到一天便身亡殉職。對於李長庚親自上蔡牽主艦，最後被狙擊身亡，對一個身為艦隊主要指揮者而言，實是異乎尋常之事。雖然身先士卒能鼓舞士氣，不過，當時清朝水師佔有絕對優勢，身為主帥，大可不必如此冒險親踐險境而遇險殞命。主將陣亡，結果還是讓蔡牽逸逃。李長庚人生的最後一役，以戰術執行而言，不可諱言是失敗了。

對於李長庚為何要如此奮力搏命於海上戰場，最後甚至戰死在敵艦上？除了一方面要回應嘉慶皇帝的知遇之恩外，另外，也是對嘉慶皇帝不斷地督促他出海討賊有關。蘇信維在討論李長庚之死時，認為李長庚之所以冒險登上賊船，一則因為得力助手王得祿、邱良功等部屬都不在身邊。他們都被派往臺

⁷² 阮元：《壯烈伯李忠毅公傳》，《碑傳集》，卷122，頁5751。

灣追剿正襲擾雞籠(基隆)和噶瑪蘭的另一個海盜朱潰。所以李長庚必須孤軍奮戰,甚至犯險登船親握戰功;此外,雖然嘉慶皇帝倚重李長庚,但種種迹象顯示,皇帝認為李長庚“奮勉稍不如前”,精力衰退,甚至挾寇自重,怠於追捕。所以嘉慶皇帝頻下命令,催促李長庚不可遷延觀望,否則從嚴治罪。⁷³ 此外,再加上李長庚雖然歷次征討都有友軍(如粵水師、閩水師)的協助,不過,在最緊要關頭,這些盟軍或因為怯戰,或因為妒功,所以都不肯盡力支援。致使所有戰役雖然都戰勝,卻無法擒捕蔡牽。在黑水洋一役,李長庚眼見蔡牽將可手到擒來,奮不顧身而輕敵,被狙擊身亡,使將星殞落,令人不勝唏噓。

若如蘇信維研究所言,嘉慶皇帝一方便將剿滅蔡牽的重責大任付予李長庚,並對其勗勉有加;但一方面又念念不忘蔡牽從李長庚扼守的鹿耳門口逸逃一事,並對李長庚嚴厲催促出海捕賊。李長庚詩句中屢屢出現“酬恩務盡一心誠”、“祇恐悴躬難報國,敢勞宵旰顧南天”、“聖主恩同雨露過”、“渠魁未滅恩多負”、“辜報君恩負此生”、“浩蕩天恩感不支”、“任大才偏小,氛多責反輕”、“獻俘無日但呼天”、“恩多只死力難周”、“憂深臣責重,才拙聖恩長”、“自媿不才膺闕外,未能繼迹總貽羞”,在這些詩句中,表面上感念君恩倚重,但是從這些不斷自嗟不才、君恩難報的句子,我們不難看出,嘉慶皇帝對李長庚施加了極大的壓力。這使得李長庚在固有的工作任務之外,增加了不少的心理負擔。對李長庚而言,達不到君王的期許和要求,李長庚常在詩中感嘆自己“不才”。但君恩浩重,李長庚便逼迫自己必須以更激烈、更積極的標準及緝賊活動,來證明自己的“忠貞”。不過海上緝賊,有其客觀的難度,這不是遠在北京批閱摺子瞭解戰況的君王所能知悉的事。李長庚的困境在於,自己在緝賊一事愈有功績,則皇帝愈加倚重,要求愈多。而當李長庚使盡全力後仍達不到皇帝要求的標準時,李長庚僅能將心志託付吟詠。另外在現實層面,便是做出常人所做不到的事,勤奮緝賊,用以回應皇帝的囑託。關於這點,周維強先生作出了相當準確的評論:

73 蘇信維:《閩浙地區海盜集團之研究——以蔡牽集團為例(1795—1810)》,頁178—185。

李長庚的遭遇顯示出清廷對於海洋事務的無知：閩浙總督玉德不知在閩浙海域採用米艇還是同安船；仁宗不知海船在航行二、三旬，就必須靠岸加以燂洗等事。可知統治階層對於海洋事務的陌生和無知。仁宗雖重視海防，對李長庚眷愛有加，但北汕之失和未及時趕上鹿耳門之役，使得仁宗疑其捕盜的決心，質其健康情形，逼迫身家性命，對其拔翎、奪職和申飭。若無阮元和清安泰等忠志之士，李長庚甚至無法保其清譽。李長庚身處皇帝要求平定海盜的壓力，和滿州大員阻難之間的政治磨難，恐怕比追剿海盜更為艱難。⁷⁴

若我們從這個角度來觀察李長庚詩中的“君恩”，我們可以認為，李長庚擔起全責要平定蔡牽的重責大任，對他的身心負擔有多大。這也可以理解，李長庚為什麼一直感嘆自己體衰力疲、英雄氣短。那是因為自己的身體，可能已經無法負荷那麼強大的軍事緝捕任務。過度操勞，讓李長庚身心俱疲，又無法卸任休息。最後在眼見蔡牽只剩三舟時，終於冒險以主帥身分登船，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可能不是身先士卒的英勇表現，而是李長庚準備以死明志。登舟，要不就是緝捕蔡牽到案，達成皇帝所賦予的重責大任，然後自己可以歸家養老；要不，就以陣亡來結束這二十多年來海上奔波的勞累之苦。若我們從李長庚在陣亡殉職前，對自己部屬殉職而感嘆的詩作，大概可以看出李長庚的辛苦境遇：

數遍歸帆不見君，愁腸終日竟如焚。傳來凶信還疑夢，說到沉舟豈忍聞。
臨難捨生酬聖主，受恩無命哭將軍。漁山島外傷心處，時有忠魂戮海氛。⁷⁵

這首哭藍都督的詩，幾乎可以看成李長庚的自輓詩。水師將弁在海戰因公殉

74 周維強：《靖海孤忠：浙江提督李長庚的海上生涯》，頁195—196。

75 李長庚：《哭藍都督一首》，《李忠毅公遺詩》，頁44。

職,本是可預料之事。但是“臨難捨生酬聖主,受恩無命哭將軍”,除了是感嘆藍都督的遭遇,聖恩難酬,彷彿也是預言著自己的命運。對於君王之恩,不懼死以達到君王的期許,似乎成了李長庚生命晚期最重要的人生目標。因此惲敬也說:“皇上拔之廢棄之中,推心委任,不使節制大臣得掣其肘。至是,而公不得不死矣”,⁷⁶一語道出李長庚自鹿耳門之役後,便打算在緝賊中殉職以酬君王知己之恩。此詩中所寫的末聯“漁山島外傷心處,時有忠魂戮海氛”,則是李長庚接戰前與交戰時,心中所堅持的信念吧。

孤忠的李長庚,憑藉著一片執著,過著廿餘年海上飄泊的水師緝賊生活。如他在《舟中雜作》所寫的日常生活:“記從瀚海泛輕舟,彈指光陰二十秋。鎮日相逢無別事,狂濤巨砲與戈矛”,⁷⁷細讀此詩,令人感到不捨。如果當水師將領當到拋妻棄子,無法享受天倫之樂,鎮日巡航海上,人生的樂趣何在?在《李忠毅詩》中存有李長庚寫給妻子與兒子的許多詩作,其中寄子詩不斷地循循善誘兒子要好好唸書,而且不要從軍。對李長庚而言,就算位至將帥,武人的地位終究不如文官:

年來頗覺風濤苦,寄語吾兒要讀書。文武雖然同報國,荷戈總說是征夫。⁷⁸

語近情深的責子之詩,對於將軍父親對兒子的期望,竟然不是克紹箕裘,而是希望兒子不要步上將軍父親的後塵。

李長庚治軍有術,故能所向無敵。不過他的部屬之所以忠心耿耿,戰力強大,最主要的還是受到李長庚人格和作為的感召,因此李長庚手下聚集了不少良將。這些人後來也都主控了嘉慶後期的水師部隊,其中最有名的當然是王得祿和邱良功。最後剿滅蔡牽,也是靠著王、邱兩人合闖、浙水師

76 惲敬:《浙江提督李公墓闕銘》,《碑傳集》,卷122,頁5742。

77 李長庚:《舟中雜作》,《李忠毅公遺詩》,頁46。

78 李長庚:《寄示次兒廷鈺》,《李忠毅公遺詩》,頁48。

之力完成。⁷⁹ 嘉義人王得祿與金門人邱良功，在李長庚的栽培下，也順利平定蔡牽、朱瀆兩大海盜集團，為李長庚報仇，最後位高爵重，得以安享天年。李長庚對部屬的影響，我們可以從林樹梅的《廣東水師提督李公傳》一文中得見一斑：

今天下稱水師名將，必曰同安李忠毅公。忠毅公歿，而李公謙堂復顯。公諱增階，字益伯，號謙堂，忠毅公從子，世居同安馬巷。少從忠毅公麾下，時閩浙粵海咸盜警，蔡牽至窺臺灣，偽稱王，然畏忠毅公甚，遇輒避去。忠毅公總統閩浙水師，選兵八百，厚廩給以屬，公累戰，官守備。嘉慶十一年冬，忠毅公追牽至黑水洋，中礮斃，公方他役，聞變，單船赴難已不及。八百人者見公返，則伏慟不能仰。公大呼：“復讐報國耳，何哭為？”八百人皆收激，躍起裂背，矢共死。……服闋入覲，上問同安李長庚係爾何人？公以從叔對，即泣陳當日陣亡狀。上動容歎息，因命察浙閩粵三省洋務。蓋水師提督之久者莫踰公，恩遇之重，報效之誠，一時亦莫公若公。天性孝友，待親戚皆有恩。或勸為子孫計，輒舉忠毅公遺訓以答，蓋平生志在忠毅公，故功業略與忠毅公侔也。⁸⁰

從李長庚姪子李增階對叔父的效法及尊敬來看，李長庚在練士訓卒，除了軍事技術的磨練，對於人格身教，也對部屬影響深遠。清朝詩人張維屏在編纂《國朝詩人徵略》時，列傳清代詩人，在第二編時，也將李長庚傳記編入二編卷三十七之中。除了武功勳績，李長庚所存《李忠毅公遺詩》中的一百三十七首詩，亦足以令他躋入清代詩人行列之中。在《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引張維屏自己寫的

79 蔡牽最後終於在嘉慶十四年被王得祿、邱良功合閩浙兩水師之力圍剿，兵敗自鑿沉舟而死。在《李忠毅公遺詩》中大記載一段滅蔡牽戰役的傳聞：“其後魚山之役，公族子增階，隸邱帥部下，首奮追擊，牽沉其船，尋以舟為賊火，轟裂墜海，晝水，髻髻見有雙燈，先引呼其名，而挈之以出者乃公也。邱王二帥先後至，遂以成功。烏呼，豈非公之忠魂實默助於冥冥中，而終能殲逆賊報國恩也哉。甲申秋閩，許邦光記。”這裏寫李長庚姪兒攻蔡牽，與蔡牽船一起沉入海中，最後因李長庚顯靈，最後被清朝水師援軍救起之事，雖是傳聞，亦甚感人。《李忠毅公遺詩》，頁 25。

80 林樹梅：《廣東水師提督李公傳》，《歡雲山人文鈔》，卷 5，頁 81—82。

《聽松廬文鈔》一段,可證吾人閱讀《李忠毅公遺詩》的感受:

九重之知,生榮死哀,可謂一代傳人矣。乃其生平惓惓,惟在讀書……以公之勇,以公之忠,屢蹙蔡逆,奚難奏功。乃公詩有云:“海上波濤原不測,人間禍福豈能知”,又云“論戰有人同性命,摧鋒獨我履危機”,又云:“萬事關心惟討賊,卻嫌風浪不曾休”,又云:“廿年瀚海心原苦,百戰中流志未酬”。每於奮厲之中,隱寓憂危之意。嗚呼,公生由降嶽,死定騎箕。其平日精誠所形,於他日臨陣,功敗垂成,殆若有先見者。讀公遺詩,既肅然以敬,又不禁愴然以悲也。⁸¹

“殆若有先見者”,詩人張維屏閱讀李長庚詩之後的感受,本人深表贊同。李長庚的詩的確是“每於奮厲之中,隱寓憂危之意”,既展現忠勇剛毅的一面,又對未來不確定感憂心忡忡。最後功敗垂成,戰死海疆,遺志由其部屬等人完成。如此不成功,或許就是就完美的成功吧。

四、結 語

本文在細讀《李忠毅公遺詩》後,參照《清史稿》及相關傳文碑銘行狀,在周維強、李若文、蘇信維等人的研究基礎上,對李長庚的海戰相關詩作,進行詮釋分析。

李長庚是清朝中後期的水師名將,他的功勳及爵位,都是一步一步建立在他大大小小近二百場的海戰戰功上。戰績彪炳,在嘉慶朝無人能出其右,嘉慶後期的水師名將,如王得祿、邱良功、李增階等人,都是李長庚訓練出來的海軍猛將。這群李家軍,在打擊閩、浙、粵東南沿海的海盜,居功厥偉,而他們也獲得了相應的名位。李長庚自中年以後,入嘉慶朝之初,便開始與閩浙海賊王蔡牽交手。接戰的戰役大多居於上風,這當然與李長庚傑出的領導統御才能有絕

81 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略二編》(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卷37,葉3B—葉4B。

對的關係。但是李長庚在執行剿匪任務時，卻常因政治因素，處處受到督、撫等文官的掣肘。此外，因海洋遼闊，海盜行踪不定、氣象難以掌握、海船興建不易，這些都使李長庚剿賊時，有諸多的困難。海上生活不易，海賊不易追捕，這些都是身為水師主帥的李長庚所困擾憂心的事。李長庚在鬱悶及有志不得伸時，都將這些懷抱感慨，以詩歌的形式加以吟詠，用以抒發情緒。武將能事吟詠的人不多，但是李長庚卻是箇中好手。其能文能武的儒將形象，在乾隆、嘉慶時期相當出名。

我們對於清代的海防狀況及水師、海盜彼此攻防的過程，大多僅能憑史傳及小說筆記、墓誌碑銘中的記載來加以瞭解。這些文獻雖然都具真實性，確切地記錄了戰役的時地、過程及結果。但是，我們很難從其他的文獻資料，看到身在戰役之中，親自參戰的將士心中的想法。不過李長庚卻是個例外。在《李忠毅公遺詩》中所收錄的一百卅七首詩之中，大致僅收錄他在嘉慶三年李長庚補授定海鎮總兵之後的作品。也就是，在短短的嘉慶三年到陣亡的嘉慶十二年底的十年之間，李長庚就寫了一百卅七首詩，之前的作品都逸失未收。這十年間，也是蔡牽勢力興起，李長庚肩負追捕蔡牽的時期。文獻上戰役的記載，通常是平面的敘述，但是戰前、戰時、戰後，身為一個戰士的心境以詩歌呈現，則使海戰本身更具深度，以及更散發個人情感的溫度。幸好李長庚擅長吟詠，雖然其詩作不以雕琢精工的诗藝技巧取勝，不過準確地直抒身為一個戰士、將帥的憂慮及期盼、失落及得意，可讓我們在閱讀其詩時，感受到他忠貞堅毅的超人品性。

文人詩人，在現實的生活中，根本不能上船參與海戰。所以李長庚的詩作，便成為詩歌中相當特殊的存在。以親眼所見、親身經歷作為寫詩的素材，萬里海上奔波緝賊的辛苦，對戰爭局勢的判斷籌畫，對戰役堅定求勝的信念，還有英勇報國的浩氣，這些都可以從《李忠毅公遺詩》中看到。其詩雖不求工，但據實抒情，浩然之氣、英勇之氣，溢於紙上。孤忠報君，不畏艱難，與海盜誓不兩立的鯁直性格，也讓我們看到異於文人的獨特武將詩人的人格特質。

本文從李長庚吟詠海上艱辛緝賊生活詩歌入手，接著寫鹿耳門一役李長庚的憂懷得失，最後討論李長庚盡忠殉職前的心志抒懷作品，一路寫來，將軍

詩人的形象,令人動容。這也讓李長庚戲劇性的一生,多了幾分詩意的呈現。

李長庚的輓詩有許多,不過李長庚在晚年有寫兩首詩《讀張船山太史詩寄此奉懷》、《船山太史四十初度見示新詩次韻奉和》給當時著名的詩人張問陶,現則引張問陶的兩首《壯烈伯李忠毅公長庚輓詩》作為本文終結:

隻手強于百萬兵,居然大海一長城。生來飛將真才氣,配得青蓮古姓名。
舵尾有龍擎使節,刀頭如雪湧詩情。十年莽莽東溟水,都是英雄戰
鼓聲。⁸²

神交東望水天長,碧海騎鯨有報章。為想軍威猶凜凜,便論筆陣也堂堂。
一腔熱血光青史,千古丹心照黑洋。樽酒談文虛舊約,朱旗引我夢
飛揚。⁸³

張問陶詩中的評價,的是確論,絕無溢美之辭。

本文以詩歌中呈現的史實為基礎,對《李忠毅公遺詩》詩中所呈現的詩人處境作外部的研究。以詩證史、詩史互證,讓詩人之詩心能得到確實的印證。李長庚的詩作自有其佳處,真誠自然、直抒胸臆,詩中雖不炫技,在典故及辭藻上面不加雕飾,但讀其詩,自能感受其凜然正氣及事與願違的感嘆。在清代詩歌流派紛呈,李長庚不受他們影響,自成一格,實屬不易。詩歌研究固然要重視其詩歌藝術,但本文多就李長庚詩歌中本事發揮論述,其詩歌藝術如何,則待日後的深入研究。

(作者:臺灣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82 張問陶:《壯烈伯李忠毅公長庚輓詩》,《船山詩草》(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17,頁513。

83 張問陶:《壯烈伯李忠毅公長庚輓詩》,《船山詩草》,補遺卷6,頁694。

引用書目

一、專書

- 李長庚：《李忠毅公遺詩》，《臺灣文獻匯刊》第4輯第7冊。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年。
- 李若文：《海賊王蔡牽的世界》。板橋：稻鄉出版社，2011年。
- 阮元：《擘經室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林樹梅：《獻雲山人文鈔》，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第8冊。臺中：文听閣圖書，2007年。
- 姜亞沙編輯：《剿平蔡牽奏稿》。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2004年。
- 施懿琳主編：《全臺詩》三。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2004年。
- 秦國經主編：《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
- 張問陶：《船山詩草》。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略二編》。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
- 連橫：《臺灣通史》。臺北：衆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
-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 錢仲聯主編：《廣清碑傳集》。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
- 錢儀吉編：《碑傳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
- 魏源：《聖武記》。臺北：中華書局，1962年。
- 蘇信維：《閩浙地區海盜集團之研究：以蔡牽集團為例（1795—1810）》。臺南：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

二、論文

- 李文良：《清嘉慶年間蔡牽事件與臺灣府城社會的變化》，《臺大文史哲學報》，第86期（2017年9月），頁127—157。
- 李慶坤：《李長庚在東南沿海的剿滅夷盜鬥爭》，《寧波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81年1期，頁80—85。
- 周維強：《靖海孤忠：浙江提督李長庚的海上生涯》，《淡江史學》第26期（2014年9月），頁

153—201。

周維強：《靖海超人——浙江提督李長庚與嘉慶東南海防》，《故宮文物月刊》，第 362 期(2013 年 5 月)，頁 82—95。

胡瑞琪：《清嘉慶年間定海總兵李長庚傳略》，《浙江國際海運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 9 卷第 2 期(2013 年 7 月)，頁 28—31。

蔣學松：《李長庚殉國記》，《文史雜誌》，1986 年 1 期，頁 44—45。

關文發：《清代中葉蔡牽海上武裝集團性質辨析》，《中國史研究》，1994 年第 1 期，頁 93—100。

On Li Changgeng's Poetry on Sea Battles

Chen Chia-huang

Associate Professor,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Li Changgeng (1752 – 1807) was an eminent navy general and poet par excellence who lived through the reigns of Emperors Qianlong and Jiaqing of the Qing (mid 18th-early 19th centuries). He left behind an oeuvre of poetry comprised of more than 100 pieces. These poems are dated from the late Qianlong reign-period to the twelfth year of the Jiaqing reign-period, when Li died as a patriotic martyr. They outline the history and thought of the poet who then served in the navy and on a besiege attack on Cai Qian. It is extremely rare for a navy commander to excel in poetry composition — Li Changgeng wrote about his life in the navy in verse. This present essay examines Li's poetry by looking into relevant historical backgrounds in an attempt to explore the hardship of his life in his military assault on Cai Qian, as well as his aspiration and helplessness as a naval marshal officer against the pirates. Li wrote poetry as a means by which he expresses his ambitions. This essay is an attempt to restore the veritable historical settings of Li's time and find the reasons for his sentiments.

Keywords: Li Changgeng, Cai Qian, navy, pirate, Luermen